

蘄州志卷之十六

知蘄州事虞山錢

峯纂輯



藝文志



國朝

聖製諭祭文

維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

皇帝遣湖廣黃州府知府加十級蘇良嗣

諭祭原任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蘄州志

卷之十六

諭祭文

一

降四級畱任李本晟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踪卹死
報勤國家之盛典爾李本晟性行純良才能稱職服官年
久厥有勤勞方冀遐齡忽焉長逝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
慰幽魂嗚呼聿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如有知尚
克歆享

傳

朱母貞節傳

龍 壘 夢先

朱母黃孺人者蘄州庠生朱垓之母也姓黃十六歸朱益
所公用謙益所公本楊姓是為楊小池公季子出繼于姑

之夫曰朱信菴遂姓朱母遂呼朱家婦益所游
志未酬而竟蚤夭母哭輒絕爲遺孤垓而忍死
十有二耳擁兩孤女一孤男左提右襟霜冷冰
烏獨峙羣雛啞啞環而聲不歇口血枯心血亦
信菴立繼後復生二子頗不利于嫂之孀母曰
故宜退處不爭之地安有憾之天吾乞求哉
是吾事也後有與者吾其爲朱之家婦楊之
一切節嗇而奉尊章則必腆嗟乎兩姓骨肉之
狀卽善調者誰與合異爲同而母能使之和協
貞哉夫爲

蘄州志

卷二十八 傳

朱也子者而薄予之產外之也義可歸矣而母弗忍曰姑
徐之卽復姓不在身其俟之後人乎及舉孫道衡
然後乃尋楊之道衡年十五卽補諸生有聲夫母一身
耳佐夫長子孫詩書之效畧見端矣乃母以四十餘年茹
荼餐蓼神瘁血枯疾乃大劇垓醫禱百方候息寢側者六
十晝夜而母卒時爲壬戌七月也乃母卒僅七日而諸文
學縉紳咸以節舉郡上其事于學憲公允以題旌未卽
俞垓乃走 京師上疏得所請夫世之孀者率奉金
禮僧尼以爲盛節而母弗是也若以塵案感眉有影子然

寒機曳肘厥緒焚如日以筋力耐前志而衍貽謀之不暇而暇作二六功課之前聞也斯其爲儒門之女儒門之婦儒門之母也哉

旌表劉貞節傳

顧天錫

旌表劉貞節字永貞錫同母姊也至孝剛正聰明邑稱女聖讀書旁覽百氏善爲詩法漢魏不肯作近體府君難其適聞同里孝廉劉廷桂子鉞者有至性許之吾母先後十六娠予最後娠五六月胎動母撫腹語姊曰此胎疑是男自來生男殤哭放在得世復累我耶誓不飲藥姊潛與

新州志

卷之六

傳

三

婢柳愛計換蓐蠶至以感類曰是汝勾當蠶取鼠穴土入無根井泉順匙獲飲以貽之姊我錦褶贈蠶故知膏教天錫偶不聽輒誓曰借我紅錦前換汝命未嘗卽以此錫生萬歷戊子季冬二十九日無驪驛視不畏黃毛寸許母抱而憎之姊笑曰此蠶也而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可曰吾聞賢者愛異初與我宗者必此兒今弟安知不與吾宗者不肖者與焉無以報矣姊于歸之翼日旣贊見舅姑公鉞曰知有賢人可與也賢人者貞節焉氏也公鉞重禮畧俗如公鉞試童子舟

次黃陂團頭河墮水物故屍歸盛夏姊伏屍哭糜爛沾面
求死殉外祖母馮夫人年九十卧病以手捥婢數輩曰噯
疾去女死汝死于是羅而守之竟不得死不飲水漿五日
不櫛沐者數月髮脫背瘡家人久不相見者見幾不識時
年十九耳無何舅姑卒先妣迎歸居斗室溽暑嚴寒不出
戶每哭輒嘔血盈盥先王父聞之曰歎過矣禮踊有節哭
有時如曰弗忍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姊括其髮而拜遂節
哭後數年予長兄嫂逝次兄逝吾母又逝姊水漿不入口
又五日府君病革令婢扶而跪曰我祖宗九世名儒汝第

九世大宗一綫耳汝守劉氏節撫顧氏孤兩盡孝今托汝
勿復辭姊叩頭哭天錫以首觸地涕塗滿面左右皆哭于
是姊始飲食明年府君卒又水漿不入口五六日州守朱
公圻聞之拜于堂榜之曰禮宗祀必致勝冬必致帛炭後
州守以爲常崇禎二年巡按御史宋公景雲上其事上命
禮部覈實以聞尋命有司建坊旌表已故童生劉鉞妻顧
氏貞節十六年春張獻忠陷蘄州予與景星掖姊行雪中
憇一空廟賊至叱曰何物老嫗討死早姊曰吾未亡人荷
上恩施表恐混死辱朝廷來討一明白死以首觸石

血鱗面天錫及妾明氏兒景星幼女阿二爭代死賊斂刃
曰噫汝一明慈孝吾不害汝姊又曰少年汝勇力如此不
報君親立功位反爲賊賊熟視曰坐吾當來須臾果來持
糲與棗曰孰爲節婦家者善飼之汝屬幾塊賊稱人爲肉
塊也曰十三日夜見火起可東馳去予南陽人姓王爲賊
脅非賊也夜北城樓火起如其言得免避亂九江八月抵
南京寓上清河疾作以堊畫壁曰崑山產良璧瑤池集瓊
璣鄙德比貞玉形神同所歸姊自孀居不復作文字臨終
始書此嗚呼痛哉壽七十四生平不衣帛不晝寢不夜哭
不聽音樂不處暗室所居香燈奉佛書史縱橫父母舅姑
忌日未嘗食遇禽蟲有溺死者輒悲惋不自勝歲有孤鷺
巢于楣上垂二十年畜一白牝雞不雛不伏亦十餘年其
感物如此甲申十二月載襯如崑山寄葬栢家濃遺命合
葬與公鉞合墓天錫服斬衰三年景星比不杖期禮以義
起也

孔聞卿傳

盧 統 元度 州人

公諱庭訓字聞卿蘄諸生族單寒終鮮兄弟乏嗣撫姊子
爲己子於絃爲中表戚故視絃先人若同胞視絃亦猶子

也公兒時忽若有所憑發狂語類謠云萬丈深潭栽葡萄桃
水底無根栽不牢有人栽得葡萄桃住千年結子萬年牢
咬不絕口如是者數日父母驚錯不知所自後數日漸甦
問公公亦不復記憶及爲諸生有文譽少司寇李公夢池
副憲李公鑑池皆器重之諸子姪松藩副戎邗隆太學生
質甫諸生清侯皆能文士一時稱賢者敬公爲執友遵化
副憲赤存淮安郡丞木夫皆從游在弟子列生平論文甚
刻不輕許與人其爲文亦甚刻終日構思不輕就草亦不
輕示人一字求合繩墨而後止屢試于闈不售性方執居

蘄州志

卷之六

傳

六

恒或靜坐一室或獨步于庭若有思者終不發一語疾惡
若讐雖一時聞人與公居同里而非意所許終絕之弗與
交獨于李氏世締交卒罔間李之前輩既從事宦游其繼
起諸子弟咸惟公是托公悉與成就蕩逸則規正之禍患
則周旋之以故其後隆隆多振振罕墜厥聲繁公力也萬
歷之丙辰時公年四十四年矣忽憶童時謠語與繼先大
父暨先人謀曰江中石磯于吾里最近雖建有亭而基甚
卑隘水盛時輒汎沒矣舟往來多犯患形家言若增築而
建閣鎮之祀文昌其上不特舟行獲利濟辦方厥位當

巽巽居坎上于卦爲渙渙而成文于學宮之盛最裨益吾
與若其請諸當事圖肇茲盛舉也時新安吳公治兵于勸
多善政躬詣相度慨然捐貲築礎建閣董是役悉委公暨
紘先人不數月而底成巋然巨觀矣于閣之外仍翼以亭
存吳明卿先生浮玉故蹟又置田以饒士之貧者吳公旣
遷秩行而豪者肆侵毒公以力爭至今守勿替公雖從貴
介游生平取予無所苟其貲產固不豐而于閣之建及紘
先人不惜爲領儲助公又獨倡建報功祠以專祀吳公而
請大宗伯李公本寧爲記勸之得雋者至今猶盛悉歸德
勸州志

卷之十六

傳

七

公暨紘先人兼信公兒時謠語爲不偶也公卒于崇禎之
乙亥八月時年六十有三喪具悉紘先人及紘爲之理葬
諸兩湖之濱其先墓旁越數年而其配王氏亦卒其撫子
亦不能守產蕩盡逮癸未之春斬城墮且斬然並絕矣紘
旣悉公生平而懼其久而遂湮也爲之傳俾後人知文閣
之建所自始

貞譽顧先生傳

先生諱天錫字重光遠祖士徵元平江路崑山州人元統

間進士官蘄州路總管家于蘄高祖濂曾祖敦累世有聲至祖闕號桂巖伯祖問號日巖俱于明世廟時成進士官遊早歸以文行重于鄉世所稱二顧先生者也先生爲桂巖家孫年十四父別駕少桂公見背其姊貞節嬪劉而早孀乃歸撫之先生日侍大父桂巖公朝夕薰磨純于理義周規折矩尺度罔愆弱冠治尚書戴記春秋涉獵文史歲丙午應童子試受知于督學華亭董文敏公名諫一時若艾公南英張公公亮等俱托聲氣交不遠千里以古學相倡和文壇選政必得先生片語以爲折衷癸亥改國子

蘄州志

卷之六

傳

三

生與數十名家結社燕臺學者傳誦所爲文輒見售其門人涉館局臺省者不乏人而先生終以數奇不第及熹廟時奄黨方熾先生負重名都人士走如鶩乃爲杜戶謝者歲餘甲子北闈對策涉論●寺主司恐落其名先生坦然勿悔也甲戌丙子講學于天津張氏及河間保定兩郡弟子從遊者數百人以積分部選中牟令不就 詔行徵辟復固辭丁丑決意歸里時長君景星甫髫鬢負異姿因築室松園榜曰中心願取易中孚九二辭也悉陳先世遺書相與蒐探辨究癸未正月寇屠蘄先生姊劉貞節以正義

昆山仲瑛字仲瑛公十二世孫也仲瑛文采風流照
耀江左遭世變祝髮儒衣號金粟道人以故公嘗自稱後
玉山金粟居士云自仲瑛公第七子元進士季徵公功授
蘄州路總管國變後隱于蘄遂家焉子孫世篤孝行至曾
祖通政桂巖公與兄侍御日巖公以理學名家海內比之
二程父貞譽公尚氣節勵志不仕公生母明太君懷十三
月而生公生之夕巨蛇互屋上光色熒異貞譽公夢星降
于庭形如半月占曰是謂景星因以名焉姑劉貞節稱爲
奇兒提攜笑語必教以方年三歲尚不語一日語忽述彌

月及前生事甚悉五歲值葬大父哭踊如成人歲饑荆王
命有司元夕張燈家人衣以彩襦憇往觀公感然曰何不
以此賑饑吾不願往六歲能賦詩八九歲編讀經史目數
行下時稱聖童束髮就郡試郡中人見輒相驚異觀者終
日不絕聞之太守錢塘我西許公公試風簷下立草十數
藝日尚未具也許公與論古今事歎曰此王佐才拔寇黃
郡九屬第一督學崑山澄川王公亦試置第一歲辛巳丁
嫡母李太君憂時饑疫相仍寇氛四熾賊張獻忠等蟠結
旁邑日伺蘄城郭總督熊文燦挈獻忠等十餘營降賊過

感賊闔門得不死四月避亂九江荆世子迎爲師代世子遺左良玉書辭甚剴摯左帥得書感泣遂還駐武昌八月辭赴崑山依族氏居焉甲申後益謝人間事惟力修文辭多燬于兵火有津門三書分別丹黃又私著蘄州志故至今名顧氏蘄州志云辛卯後歸蘄歲大凶茹糲飲水居草廬支石爲几嚴寒裏袍足不移榻手不輟書怡然自樂素善病乃精撫戾鍼石著鍼灸至道素問靈樞直解並焦氏筮說傲袁了凡功過格平居一言一行以至舉念每夕皆箏之于書叩蒼焚告其潛修篤學克己勵行皆此類先生

蘄州志

卷之六

傳

三

既不逮事父母事貞節姊甚勤恪每遇知契談及撫孤事輒流涕崇禎二年請旨旌表癸未九月貞節卒于江寧先生時客丹陽得報自床投地以爪破面流血沾襟生平不輕受一錢族有無嗣者分遺百緡力却以闢族之貧乏族有貧而自鬻者質衣代贖更給以田避奄禍時踉蹌出都或寄以金封識密囑主人是我所著書幸護藏勿失寄者且疑攜歸至邸驗封識如故始大媿服癸卯二月乙丑晝晦有白鳥千百數飛止松園盤旋三日乃去先生愀然謂長君曰余生平歲逢癸輒不利且大父卒年大水今如

斬荆王止賊首飲令走馬後宮與寵姬觀之爲戲公年十
六聞之急謁州守唐公曰熊公不得死所矣獻忠與諸賊
最黠不早除之必貽後患奈何旣不爲備反令此輩得窺
王宮虛實耶唐公色變勒技勇入衛周旋竟日而罷明年
獻忠果焚穀城叛癸未正月屠斬戮王棺虜其寵姬公暨
貞譽公被執于賊前爭代貞節姑死捨首觸石血流鱗面
賊校悄悄稱善遂縱出闔門得免展轉避亂之崑依族氏
居焉崇禎十七年九月南宮試七省流寓生貢御史陳公
良弼舉公第一十月武英殿廷試特授推官隨上敬陳四
事疏詞悃愷切通政抑不敢上公遂去遊黃山白嶽歸過
錢塘浮家澱湖爲長隱計

蕪州志

卷之六

傳

又三

大清兵旣下崑山多羅貝勒土賴回山額貞命以原職隨征浙

閩公力辭養親還里是時公年旣壯學復豐肆筆爲文才
與情赴東南名宿如張公公亮周公簡臣心契見止皆敬
憚之曾遇艾公千子于金陵艾公數攜具就語謂貞譽公
曰吾數就郎君語爲後來斯文托耳歲庚寅母明卒明年
公奉柩歸楚侍貞譽公結茅舊第著述自娛順治十六年
天下山林隱佚之士撫籥強之不起癸卯冬貞譽公卒明

之殆不久人世矣十一月二十七將且諭喪葬禮宜從古棺用瓦勿受吊奠勿刑牲既窆勿封勿樹午後忽索衣正襟危坐而逝先生生明萬歷之戊子卒于

大清康熙之癸卯鄉人素致誠服者私諡曰貞譽先生子一卽景星甲辰奉遺命來崑謀移姑貞節之殯以歸爰持先生狀來告曰不孝孤知識晚先人隱德多不言畧舉大端老友誠恪其性也澹泊廉讓其操也淹雅博綜其學也智慮通敏其識也一命不拜其遇也吾子素偕先人遊諳其素履編紀之任亦安得辭余旣逡巡不獲避爰括其狀而爲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傳

古

之傳焉贊曰聞之家服爵者世以榮家立德者世以學前代若程朱胡陸兄弟父子淵源世業著號儒宗休乎盛矣其在吾蘄以理學名家厥推二顧有孫繼起修名砥行不墜祖風方之昔賢無多讓矣至其貧居視履易簣全歸祖孫一揆非其學焉有獲胡克臻斯歟昔楊洪農以清白貽後人及葬有大鳥飛集墓頂哀鳴不去然則松園白鳥之感當不徒然綴諸簡端可爲學士風勵也

顧黃公傳

李炳然

公諱景星字赤方一字黃公先世吳醴陵侯丞相雍之裔

年奉遺命迎姑劉貞節柩于崑山
心六書之學康熙戊午
癸丑以後究

詔求鴻儒六科薦公專心誦讀雅擅詩文品行端方兼精字學
公以病辭巡撫疏請不允再奉

溫旨云督撫作速咨送來京以副朕求賢至意檄文敦迫乃扶
病就道明年給檢討俸米三月朔入覲 保和殿賜坐賜
茶賜饌再以病懇既放還杜門息影顏其堂曰白茅取易
無咎之義自訂詩文若干卷曰白茅堂集又撰說字以正
正字通之誤摘發義例批謬引繩凡二百餘卷詁釋磅礴

蕪州志

卷之十六

傳

又古

雖一家言實綜百氏之奧歲甲子後嘗往來鄂渚與卽山
徐公相唱和丙寅冬徐公畱公度歲四月自東山辭歸六
月病作七月致書交好徧爲訣別康熙丁卯十月初七日
年六十七卒元配蕭淑人先十三年卒驃騎將軍副總兵
官諱世忠公女男八長普郡庠生次暢次昌康熙癸酉科
舉人次晨郡庠生次歷次樞邑庠生次肯次昱

盧澹巖先生傳

錢 璠

澹巖盧先生諱絃字元度其先本吳人督糧蘇松時與余
鄉里名宿以詩文相友善嘗與往復歷敘生平其遺蹟猶

不存者故余悉先生家世與其爲人云先生幼穎異好讀書崇正丙子領鄉薦癸未寇陷蘄先生方在京師其父贈大中大夫呂侯公暨一家盡死惟母羅淑人匿頹垣得免先生歸哭控上憲以闔門節義旌先生痛父勤學困諸生且遇難益刻苦讀書順治己丑成進士爲一時名公鄉賢士大夫所引重庚寅授山東濟南府新泰縣知縣先是海逆爲亂自膠東經莒沂間千里震動先生躬宿譙樓兩閱月一夜南城邏卒見所執鎗頭火起如列炬一軍謹然以爲不祥先生往覘之曰虜破有日矣衆問故曰昔車師後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傳

五

王姑句家矛端出火其妻股紫陬曰此兵氣也利用殺敵又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光如懸燭以此卜之勝氣在我無疑矣卽夜撤守就內寢未幾海逆果授首居新五年擢廣西桂林府同知攝梧州李春華洞庭巨盜也以招安補梧州守備分防賀縣持令短偏之至死械繫梧州獄蒼梧道某利其有拷掠備至囚不能堪越獄走某乃選健卒二十人具短夾棍以示司獄楊茂千曰此何與女事梧州受賄縱之耳茂千曰小人寧極梧死實不能以微軀誣盧公某怒甚命二十人前力斃之忽

大風雨雷震廳角繩索寸斷如剝大中丞于公廉其寃疏請爲先生申辯又五年廼得移東昌守先生好古所至古蹟多修復在新建文廟求孫明復後爲立祠于鄉表師曠高堂生羊太傅墓立官塚在桂林建尊經閣購藏書在梧修伏波將軍祠封尉陀劍塚至東昌建文場修文廟葺光岳樓築護城隄守東昌二年遷長蘆鹽運使新包孝肅祠又一年遷江南蘇松督糧道蘇松多積逋庶務如亂繩先生以一身兼數郡事心力俱瘁者幾年乃退居林下以老元配張淑人生子二長旦初從其考死賊難次昭初太學

新州志

卷之六

傳

六

生讀書太學有聲先生博極羣書尤究心于海內山川形勢風俗瞭如指掌生平著述甚富有四照堂文集詩稿及蘄州續志等書行世

繻守駱先生傳

陳謨

余自幼學作文時卽聞吾鄉有繻守駱先生好爲奇文間一過其人輒以國士奇之然而世之識者甚希少及余長得見先生之爲人與其所行益奇之先生篤于至性寡交接嗜酒忽絕而不飲日棲禪關又嘗築斗室方一丈終日兀然危坐將終前數月卽知及期沐浴書絕命辭一首投

筆端坐而逝人謂其似得力于禪豈識奇人作用者 六
又之奇制藝與詩賦古文辭各若干卷有子大立孫象儀
公儀紹箴希賢輩自能梓之以公于世至行之奇恐湮沒
不傳余故述焉以俟後之有識者奇其文並奇其人贊曰
風奕奕節亭亭吾不知者便便之腹吾所知者皎皎之行
誰其似之賓王後身

魏此齋傳

龔佐龍

乾隆十六年冬廣濟縣修志庠生魏洪賓奉家乘呈當事
謹按家乘魏良輔字師召號此齋江西新建人王父孝忠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傳

七

默字介菴父棨號狷齋由進士官福建布政以勦賊功晉
階通奉良輔弟良貴良儒字榮宗號鵠山與從兄弟良
弼良器良政共事文成後俱成進士獨良儒以明經老良
貴爲南京御史良弼以禮給陞太常疏劾張貴良輔以進
士初任主政督稅蕪湖著有視權記拙一書嘉靖十五年
補刑曹員外屢涉入獄湖廣巡撫翟瓚陸杰先後疏奏蘄
州切近留都下通吳越大江東注山林鬱茂盜賊易匿務
幹材指麾以資彈壓請效上江防岳州例設立下江防道
員朝議首推良輔遂授僉事駐蘄州蘄悍民趙季鼎有脅

力勾引外盜幾弗治良輔甫下車推心腹諭以利害命擒外寇爲贖時渠魁約鼎行掠鼎佯諾比至漳山宜公命官兵齊至擒之良輔授鼎爲九谿弁荆藩吏胥侵民產良輔見王請宸濠爲鑒王覺悟良輔更勤勸課集諸生講求正學一時諸生吳翼靈數十輩得其造就爲名下士二十三年遷承天州民攀轅江滸哭聲轟地備兵廣西陞湖廣右布政山東左布政致仕良輔旣樂諸生皆有成就又以州民思遂與弟良儒家于廣濟鄭公塔側湖廣通志載良輔駐澧州黃州府志蘄州舊志江防道俱不載良輔今據魏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傳

六

氏家乘得補入亦好古所不廢也

伍烈婦傳

錢 鑿

烈婦謝氏蘄州漁家女年二十適伍從雲從雲少時伍家鬻間架爲從雲結束給氏父母然嗣是數閱歲不一至氏家一日氏兄遇從雲衣敝衣招羣丐走村落間遽歸自其母母疑語鄰嫗嫗曰信且有渴疾當速死死可改圖也氏聞截髮誓以死歸伍明年歸伍以紡績養姑從雲不乞丐姑病累月不解帶姑卒從雲宿疾大作從雲死羣丐爲乞棺氏叩頭謝血流被面已而沐浴衣齊麻自經于柩側里

人釀金合葬立石紀其事至今呼烈女墳云余居靳道過此問其里人聞其事余曰表彰幽魂司土者事也昔張總管二女逼于寇同日死蓮池中靳人名其地爲烈女墩謝氏向甚相類也然謝氏以漁家女爲乞人婦非夫家世識大義者窮苦窘辱以爭一死烏虜抑又難矣

陳貞女傳

張易源

貞女陳大姑靳州人父於梁由太學生授州貳母黃濟拔貢生壽光令張元歸女也大姑幼嫻母訓曉大義賦性閒靜不妄言笑年十三許字恩施教諭同里陳欲珍長子宏

靳州志

卷之十六

傳

十九

綬越五年而欲珍家以期請歸有日矣忽宏綬得暴疾卒凶聞父母深爲大姑憂秘勿言無何大姑亦稍稍覺乃大慟遂悶絕父母更相慰曰兒苦矣愈滋我感諸凡唯兒言不相強也卽日除簪珥屏鉛華平時所針紉繡刺者盡取焚之樓頭圍一小室日夕寢處其中自省視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其舅欲珍宦留恩施獨姑胡在室善病長年不離枕席大姑告父母請歸侍姑疾介期往與姑共卧起飲膳藥餌悉手自調理歷七年如一日姑病篤目不交睫者十有數旬乃夜焚香告天求以身代旋利匕首割

買藥沒則買棺皆仁事也又渴口水駛東下形家言宜于東起高臺以收水口水口收則科第興氏曰渴口山川淳朴吾陳氏世習詩書有積德少科第緣此故積數十年出數千金爲慈雲閣余曰貽謀莫如推仁推仁則不得不散財氏散財如此陳氏其大興乎因書其事以彰大之使州士民皆以氏爲法亦守土者之責也氏姓熊氏康熙戊午舉人彝陵州學正心璋公女年二十適州貢生陳君贊元陳君卒氏撫三子暨諸孫令其子婦然各六七十歲氏指畫家事唯唯起立不敢發聲如嚴父云

蘄州志

卷之十六

記

三

碑記

蘄州盧氏祠堂記

胡周龜 給諫

祠堂之設所以表忠彰烈也其采自輜軒請自禮官載在祀典者賈矣若乃闔門蹈節投袂爭死疾風險塗忠勁挺出良亦澡身勵行瞻族敦倫而教之家者素也雖廟食有待而就塋爲祠俎豆莘莘賡存芳烈嗟乎此仁孝之心所憑焉耳大叅澹巖盧公轉運江南公餘柱駕弊廬手執家傳泣而示龜曰曩昔癸未寇薄蘄城先人以書生登陣拒城陷及難子姪從孫暨諸婦死者八九人所司狀

頭雙闕之旌會園方改革不呆行歸骨窮泉拱木將積纒
幸成進士歷藩牧三被

賜恩封祖父如已官榮貫黃墟叩心通感今碣于陰碑于陽
者皆有文矣惟茲三楹之堂仰奉靈衣悲纏祠樹將偕吾
族人于時思敬于時思哀也子其記之龔稽盧氏其先自
吳徙楚累葉風素公大父南槐公父呂侯公礪磨文行益
布家聲南槐公置館解榻結交羣英傳經誠家備有程黼
呂侯公才峰迅驅龍拏鳳時每試輒空流輩潦倒場屋四
十年負才屹屹不少衰談經竄觚辨若決溜所摘剔詮解

蘄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三

精穿溟滓學者受讀比名金海當是時生徒僣僣祛衣僣
屋附近朱藍經師人師不減西河南學盧氏子弟肄黌序
知名者二十餘人大叅丙子雋楚闈公喜硯耕有人遂謝
鉛槧然益爲德宥冥施恩不報薰風飴露惠漫萌生而規
言矩步盡日不測簡鏡平端專以誠長者待物里人有織
介郟輒愧曰吾懼不可以見盧公方巨寇突隴斬春殺人
如麻神奔鬼遁盧諸生曰紱曰紳曰震初曰晨初罵賊求
死紱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投軀烈燄浪井中時呂侯
被執賊中有呼善人者竟舍去昔盧植不殺歸隱矣

一白髮儒生手不能搏乳犬既得不死宜踏地自全顧乃
嬰城覆沒終膏鋒刃若義有不得不死者一門爲烈蓋天
性然也始大叅以公車留滯幸脫氛祲收拾靈骸重加槨
積青楸元冢碑銘儼然頊之敷歷高華游膺

綸誥賁及夜臺榮哀之道亦畧盡矣而永言孝思猶欲寄之
乎盤盃杯按也卜爽塏地構祠樓主俾登斯堂者拜而感
曰某也忠某也孝某也貞某也烈魂魄常依焜蒿如在且
使過其祠者憑而弔曰此盧氏一門節義之祠堂也豈不
足風示嚮往哉或曰盧之先有盧遜盧生者其人皆仙去

新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重

嵩山鴻一黃潤協昭之徒千古稱大隱君子焉呂僕先生
縑褐蕭疎寬然長德而名動琰羅自其生平靈福及鬼又
何竒異也聰明正直者神其初或感自雷氣生精或名在
斗中日下宿稟既殊而又有清修隱行爲天神欽重者故
能取義成仁血碧杲霜而氣還其尾然其精意所屬期于
利人而已詩曰神之聽之好是正直聖圖乃謂楚風重祀
謬矣

北門李氏龍機掛鐘碑記

李炳然

凡形氣所憑依曰神靈象教之普濟曰佛力二者如提駟

響于風聲探元珠于赤水幽冥而莫知其原而羣愚時遇
急難危迫之際莫不相與奔走號呼假助萬一然而終無
有驗益厭恠迂不若一手一足之反爲烈也吾郡水西門
外爲龍江立石槎枒嶙峋百仞岸爲烈士廟則爲昔之守
宰王公時遭北寇城陷赴水死之歷代有司蒸嘗載在祀
典江心爲龍磯寺洪濤洶湧實祇東南之門戶龜鼉出沒
征帆上下佛則尸之每歲冬寒百川歸壑廟寺對峙石逕
坦途不煩舟渡魚貫而梁緣焉猿奔則樹息州人士箕踞
盤桓其上相賞殊有泉石間意致足樂而忘歸惟是夏秋

之交磷峒參差黏天汗漫舟由北岸而泝流者必於廟前
取道焉百篙枝柱進以尺寸計額額奮叫推輓卽隆陰皴
裂亦白汗交流縱非黃牛董工開導之奇蹤彷彿呂梁懸
流噴沫之險絕估商臨汎未嘗不動色股戰惟神明佛祖
之是賴也夫古之禦大災捍大患者皆其功德及身以及
民者也後人因而追崇羣祀之苟功德未洽于衆蚩蚩決
策仰望其陰行功德之及人倏爾大災大患之狎至不幾
于以其身徼倖者哉故凡事之坐而言之起可施行者不
咎鬼神之忽焉喪之而恃吾災患之所不能入蓋人力天

時迭相主客爲勝負者也郡庠李君化龍家傳經術世載
穆清其先祖諱正芳者睹斷岸之巉巉憫舟人之岌岌當
此硤口施以巨絙鎮以鐵柱舟行至此攀緣曳鍊天矯亂
上視昔日之猿啼箭急篙摧櫓折望若休息乎龍門者如
羊腸掌頓之迥不侔矣其古之一手一足有功德于民者
非耶于斯時也霖潦始盛澎湃有聲乃函撤舊纜之蠹壞
者更綴以新篾淇園漢竹竊斧斤截斬數千竿焉放在水
次乃偕二三耆宿而進之咸曰年來舟行安流相賀燕喜
李氏巨纜之功也郡人何有焉李君化龍逡巡而退曰昔

蘄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三

者逆流其難也如彼今日迴瀾其順也如此悉神明佛祖
之力也丈尺之組鍊余家何有焉僉曰善是不可泯滅無
記予生旣晚素慚蕪陋爲文鄙拙謀勒貞珉垂之永久先
告江神其辭曰惟蜀都之黃牛兮三朝三暮不可上蘄郡
矜帶夫龍江兮烈士磯頭時一望龍蛇蛟螭以潛躍兮鱣
鰪鮪鯪皆用壯嗟天吳之不仁以愁人兮瞥眼空游下天
賦衙尾一跌而失利兮捆載黃金輸海莊賈客過而隕淚
令安得百丈長繩引飛浪喜陽水之裔子若孫永施功德
雲滄溟之蘄寧于不替兮譬彼水底三犀牛陵傾海竭將

安放

宗遠禪院碑記

顧景星

萬歷中海內晏然風俗醇粹學者喜譚性命顏山農何心
隱之徒間竊佛氏參吾儒李宏甫逃儒而釋智辨皆足移
人于是佛儒其辨如綫先大夫中歲謁部得郡判病足不
仕侍曾大夫處林下所從遊多顏何弟子故間取佛氏以
廣情而遠俗焉而同里故江油令張公日新指揮岳公某
田公某文學易公約菴高公某陳公某爲齋會買蘄城東
塽堵屋數楹號八關社亦名八公社八公卒而鹽法副使

蘄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三

袁公世振新其故楹與耆老曾黃吳僧太空大定歸宗更
名宗遠社宗遠者取陶謝諸賢于惠遠云爾兵興以來人
亡社火自建而廢凡五十年藜藿所拄鼯鼯逕焉僧慈舟
者蘄人亂後棄家爲沙門走海上十夏臘歸闢址爲堂殿
廊庖十餘楹時大旱饑民有賴傭估以活者地東西南北
若干丈陶用若干戶牖外達望南湖諸山明秀如鏡中小
舟雜鳧雁草樹虧蔽畧約斷續春秋異觀晴雨變態鐘鼓
悲壯旛幡颺颺院成仍名宗遠乞文勒石余惟佛法自黃
初至義熙中國之民始披緇剪髮意當是時不啻與辛有

之歎而諸賢樂而與之游何哉蓋有感於中而託以

三爾予嘉蓮善舉而名又善焉亦重有感於前人故爲記

火星祠碑記

顧景星

歲在壬辰楚大旱春靳災秋又災大吏以狀聞

詔免今年田租之半按察僉事曲周王公禱于神洪雨滄澍

焦禾復青乃謀祀火問顧子顧子曰聞之古之占火或主
數或主象或主神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五年陳復
將封夫陳水屬也火水妃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此主數
者也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成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

蕪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七

梓慎曰若火作則宋魏陳鄭當之于時爲五月以丙子若
壬午之日此主象者也明年夏五月壬午四國災鄭子產
大爲社祓禳于四方禱于元冥回祿襄公九年宋災士弱
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入火于是有祝融
闕伯相土之神名爲火祖以祀之而紀時焉此主神者也
象數不可爲而神則若可禱而禱之者無已其主神乎
公爰度祠南門之內四旬祠成屬顧子爲記顧子曰詩不
云乎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今以旱祀火古之遺意與火祖
官于天宗記曰季冬祀來年于天宗天宗尊不可遽祀因

其官而祀之如堂簾遠不得遽聞因在位而聞之不亦善乎遂復于公爲之記

貞慧寺碑記

顧景星

蘄州東山大伽藍唐貞觀中僧宏忍建宏忍隋末黃梅人廣德中賜號大滿禪師嗣四祖大鑿禪師法所謂五祖是寺初名貞慧咸亨中別建于馮茂之東遂皆名東山自達磨耶孤傳至是而五宗皆出其後五宗惟臨濟最盛宋哲宗時南嶽下十三世演禪師嘗禪師十四世自禪師青原下八世戒禪師九世秀禪師嘗往來兩山居之佛幢華禪

蘄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三

師者臨濟下三十二世嗣聖恩壁禪師止匡廬之歸宗歲丁酉郡紳士迎居東山繼演老五公而起則師也此其源委大畧云當貞觀時蘄治去今西北五十里宋景定三年築今城先是荒山大江無廛井城郭而寺之在廛井城郭近在五百年內耳崇正兵火寺歸然在僧海蓮募化之工稍集年饑予引范仲淹皇祐初治浙事諷當事當事以爲然明年棟材榱構甍甍無摧撓致漏者則蓮爲之也又明年建方丈庖湍則總戎賀公因華禪師爲之也于是海內更知東山爲諸方冠嗟乎佛法衰王繫時隆汙末流滌濫

不足殫究然而桑門梵宇莫盛于今各奉宗師離立宇內
皆有剏建纂述而東山實先价優輩出繇唐歷宋凡一再
興于今復振可弗識與寺自洪武十五年僧祖鑑修正統
十五年法治又修舊碑泐無攷見于志今華禪師與演老
五公當爲此庭列祖蓮曰不碑恐後愈沒前事僉曰然確
石乞文爲記俾來禩獲聞如是共出貨力自職官至庶姓
書于碑陰

會龍池記

陳吾惻 郡人副榜

選三角山之勝曰伏虎巖會龍池巖桓祖修證處至今存

斬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三

池不知所在余家世茲土王父五角寬于品評亦未之及
偶隨形家步自老龍折而南指得一區其中有池可畝許
水之清冽與洞泉無以別池上龍宮遺址歲早就禱輒應
環而列之左東龍右西龍開合俯仰與衍深宏奇哉果
視伏虎者也嵇諸景概詰諸傳聞驗諸靈異古會龍池
在斯乎歷朝以來夷爲民居至明爲李姓所有幾二百年
十年餘今始得售於余急爲標識地之顯晦固自有時
夫長潤澤而大豐美其所願于會龍者侈矣

看蓮亭記

張士淑

萬松齋出寒玉軒西度花棚行數十武卽得碧香池池
可半畝許種錦邊蓮數十本中有亭榜曰看蓮周遭護以
曲檻置方几一可列坐四五人由岸度亭設竹橋登卽撤
去用絕俗客每歲夏菡萏盛開伸手可摘紅翠雜水面如
積錦芳風吹扇痕浪爲香池岸襍種桃柳芙蓉梅竹荷殘
香落用綴不及亭背山多古松虬龍百尺蔭亭上寒蒼襲
人每夜坐待月月痕初上爲松所掩微露隙際稍上則穿
梧柳下映亭上如簾痕篩影轉子夜則水輪入座水月相
涵真一片空明境界矣友人陳子常有看蓮亭詩蓮褪風
斬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三

吹遠松高月上遲蓋實錄也余嘗謂子常今天下曲沼方
塘幽臺古砌奇花佳木助人清曠者何地不有但沒沒勞
勞日不暇給正昔人所謂如吾兩人間者少耳子常笑而
不答

石蓮峰題壁記

張士淑

王子碩叟以文事徵同社于崇居之荷槎山寺山不甚高
而深巖樹木叢茂隆冬積蔭如春夏亦幽境也寺僧
蓮輝喜法書名畫兼好客因共山行凡古松卷石曲
輒留茗清賞移時方去山故有石蓮峰視衆山特

矗起怪石巉峭望之如虎豹蹲踞欲搏人沙彌爲余言石壁中有古洞相傳有道人丹鼎其中後仙去時有雲氣護之不可至至則遙遙有雷聲余笑焉因命沙彌導之行石壁着山腰折山西行不得路復迂道陟巔巔多石無襍樹惟松及橡栗數種樹窘于石盤屈轉仰不可得如壯夫受抑殊不耐逞夾樹多猿猱見人來殊不驚稍逼之輒拾橡栗擲人羣逐之方逸去峰頂少憩覓山路微有樵徑殊逼仄不可行因相尾捫藤蘿下峰迴壁出果得石洞初入穴石陰噤悄日色映之稍耐寒慄再入數武頗平塏薪灶烟

墨如可認識或羽客丹鼎及先世避地者居此俱不可攷時蓮輝復携茗菓至同衆席石上作茗飲飲未竟山氣縷縷從峰腰奔上衆谷助之遂作濃雲捲拂古松石罅間不卽去衣爲濕少頃雲稍薄日色從雲氣中映出青碧紅紫不一色如蟬螻影真奇觀也余笑謂沙彌雲則有矣雷聲安在穴西有懸石廣方丈面平如拭可書字而路絕不通峭壁斷岸下臨無地望之意惴慄如欲墮墜友人陳謙子善大書喜探奇因以繩貫腰自山頂下懸題留雲處三大字擲筆而上余嘗讀名山記岱巔有無字碑其石不知經

幾千百年從有字至無字此石不知經幾千百年從無字至有字皆石中一段佳話也因記其事並題年月及同遊緇白十一人姓名于壁

重修大名港橋記

張士淑

去蘄城北十里許爲大名港舊有橋崇正之季郡國所在兵起守土者以橋當東北孔道用是毀去防寇警也蘄封地固瘠隘西盡大江東南距濠城外半隸陵壤惟北道跨湖走安永青山暨崇居大同之盡境遙控幾三百里公私以之且晚來蘄者日無慮千百數他行旅倍之橋旣毀冬

蘄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三

月水落湖水不可舟率陸行取道于港港不可涉卒呼號岸側以待渡而舟子緩急唯意睨岸人溢舟方移艇未渡時先橫篙索錢滿其索始理楫或雨雪日暮乘渡者急索類益增類或稍不滿索卽舢舟向岸枕篙坐舟尾瞋目不顧視一衣帶水如江永漢廣蘄人病之

清興十三載負險號澤之奸次第削平關梁旣稍解嚴蘄人有司相率請于有司跡舊址而橋之廣長制視舊爲壯於工甲午秋九月至丙申春二月工竣糜金以兩計者約

有奇橋旣具無忘所自因爲文以記之旣書首事

以及始終于茲役者之姓名于石而復詳橋之所自毀與
橋所再成之由使知靳地雖瘠隘則俗固多急公慕義輕
財好施之士而又以見昔之背水以爲險者今皆有所不
事而靳人行旅之出于其途者亦相與幸見天下之昇平
後之覽斯者當亦必喟然而有感也

策山記

張相

策山白馬將 以址山川峭壁揀天上有浮蓋方圓可數
尺許能容十餘人下關小徑止容一武山北怪石崢嶸不
能上山西南頗夷坦山曲羊腸行者踟躕戊子秋七月土

靳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三

寇煽亂余禱于將軍廟吉携婦孺子聚鄉勇紀若于上韓叅
軍駐節靳陽連營黃城河與山勢相爲犄角己丑正月賊
乘巖寒大舉入寇綿亘十餘里余抱鼓峰頭鄉勇登埤莫
不一以當百自辰至未衆賊死者不可勝計我兵開門追
約十里而還韓兵亦追及焉賊遂退三月旣望賊復舉來
戰立三十大營于山下余分門巡守相距三晝夜賊漸逼
以火箭焚砦中草屋余尅以水火不害余復以大砲擊其
營發皆中韓叅軍復繞山北來絕其歸路賊死者過半賊
又不敢出秋七月余率衆下堡各事本業土人思茲山德

不敢忘重新廟宇于山麓以垂來禩

重修蘄州儒學碑記

王繹曾

蘄之儒學肇于宋毀于元復于明天順五年記于修撰萬公諱安修廣于宏治五年記于少司寇戴公諱珊明季又燬于兵

國朝重建于順治四年記于巡按曹公諱叶卜自重建以來時近百年楹桷腐壞垣瓦缺漏雍正十一年

詔修天下 又廟時州牧會同學官集鄉城紳士議修建並舉分任專責蘄士服其議合志勸捐市材鳩工閱

蘄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三

今上之乾隆二年學宮成余適舉臨蘄兩學率諸生贊余釋奠畢事乞言以記我

朝聖聖繼興崇聖道以培士氣士亦固根本以報國恩此今日學宮所由新也余惟書其經始有日功成有時趨事赴功之有人而已南面鳳麓北倚麟岡巍然中處者爲大成殿由殿而前東西相向者爲兩廡又前而南面者爲大成門門三洞具六扉則大同鄉紳士捐修又前爲內泮中跨以橋石欄週緻橋前爲櫺星門由櫺星而前有東西對闢之二門前列石欄若干丈石欄左右分闢二門額曰義路

禮門門前爲外泮縱橫若干丈下封石砌上週石欄則青
山鄉紳士捐修由大成殿而進爲明倫堂則崇居鄉紳士
捐修由明倫堂而進爲五王宮則永福鄉紳士捐修由五
王宮而左爲麗澤堂堂五間爲學正課士之所由堂而進
又列五間爲齋居則安平鄉紳士捐修由五王宮而右爲
樂育堂堂以後有司訓退食之所堂以前有門有射圃有
觀德軒與堂相向而遙映焉則本城紳士捐建又有儒學
頭門面南背北高廣若干丈則庠生陳于座王鑾張斌李
時可國學生王鎮黃載安等捐修自今以往有入廟而縱
觀碑記者由萬公戴公曹公而次及余言當亦躍然于蘄
士之學古有獲忠義奮發合千有餘人而爲一心有如是
焉者是爲記

重修蘄州城隍廟碑記

李 珙

城隍守土之神城隍有廟猶官有衙署也民間枉抑訟獄
官則曲直之水旱災疫災祲與夫奸宄陸梁爲民害者神
乃默禳陰殪之是神焦心民瘼居幽輔治其職與官吏等
蘄州城隍廟向在麒麟右後復移置今址志載建自成化
迄今幾三百年欹傾腐裂葺修不可緩今

誅茅索綯以謀厥安而官吏衙署歲施丹雘廟爲神所憑
依可任其頽落而莫顧乎蘄士庶能亟其務爲可取也或
曰廟在吳隅膠庠而殷闐闐者出于形家事論之後反以
沒其新是廟者之初心余故論其神之右饗于廟而陰庇
吾蘄者爲之記以塞士人之請並以諭來者之時加葺治
也至于土木丹漆幾何工金錢薪穀幾何費與夫董事之
賢勞捐施之姓名則詳列于碑之陰茲不具載

陽春橋記

李 玘

蘄邑黃城河士商通衢每當春夏水勢泛漲不啻江湖宿

蘄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三

冬寒氣凝結厲揭尤難先是州人王勝美暨元臣元弼元
錫等設渡架橋後先相繼誠爲可嘉歲久渡旣壅塞橋亦
就圯戾止于斯者未嘗不嘆褰裳也竊欲舉而新之使民
不病涉將與合邑紳士共襄厥謀適尚義之士王乾胡便
等慨然以濟涉是任請會各鄉善士共捐多金水溢則船
簞迭用水平則架橋通行猶恐難以貽遠更置渡田五石
七斗載冊立柱爲經久計爰同記于余殆將誌義事于不
朽也夫國以利民爲急以濟人爲務其大者發帑金擇官
守若河渠海防利在當世其次通舟楫便行旅往往省成

于好義之鄉人而守土者亦樂得而稱道之借其緩急之功以左右民故余于斯橋之建旣令鐫首善之姓名于石而復爲之記以勸夫後之爲善于鄉者

李公去思碑記

陳履申

乾隆十七年七月我公以平馬逆有大功制府永公奏公陞本郡大府公旣赴郡任州人士詳公治州事于石非誦公也不敢忘公功耳斬自我

朝愛養斯民百有餘年雖深山窮谷庸夫愚婦祖父子孫無不世受國恩感激歌舞而民樂則驕生驕則惰生一二

斬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三

奸民乘其驕且惰遂以生事獄訟繁多公至州愛行法中勾捫人犯計遠近定期無違期聽訟發讞日定數十案不一年搜前未歸三百餘案民釋重累狡者走他境州無訟擾羅田縣天堂寨奸民馬朝柱倡布訛言計取金錢鼠狗輩轉相勾結歃血吃符上名造軍器製火藥漸謀不軌天堂寨界連英霍崇山聯絡四十八寨害將大公密偵州有從逆人親往楊河執鐵工王廷賜訊其事稟請大憲飛咨江南制府尹公合勦公又自分督兵役四路搜拿鄉紳士凜公方畧陸續擒解共獲犯二百餘人起軍器火藥三百

餘事晝夜勞瘁胥合機宜各犯伏辜吳楚以安公侍太夫人慈教持躬質實治事明決寬嚴並至故無留獄無冤民公諱珖字君采號靜軒陝西寧夏府靈州人中雍正己酉鄉試乾隆丙辰成進士由奉天鐵嶺令擢寧遠牧庚午年冬月起補蘄州牧州隸郡治郡卽治州然慈母置赤子于懷中一日離百里外慈母赤子其能勿思闔州紳士商民奉公祿位于名宦祠每朔望拜且祝祝公祿壽且祝太夫人祿壽以昭不忘公功耳

麟山書院記

錢 塾

蘄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三

乾隆八年三韓蔣公旣來州與紳士議建書院書院址在麒麟山下始爲城守營署紳士請他闢地作城守署而以其舊署址新爲書院聘師置弟子十五年今郡守靈武李公代蔣公後一仍其舊蓋蔣公在州復城北舊河作城守署百務俱興李公時山民愚頑奸徒夥羅邑馬逆潛伏公盡心鋤奸奸徙他境卒用訪察力奸徒以次伏誅未遑謀書院善後策十七年余承公後山民思向化紳士欣然廣學舍益置弟子余捐養廉百金爲倡紳士助之共得田四百餘租銀二千兩生息膏火旣足自今以後書院能不廢

三代時田皆官田故既予農復予士以養士于庠序學校
三代後田盡歸民天子不能制產貧農無田何有士然士
雖無田而歷代國學鄉學養與教皆詳而有制蓋國家經
費之餘上不自私而恩及于士故士不廢學

世宗憲皇帝以太學例詔行省建書院發帑給生息以經久遠
諸 上憲復體

朝廷意令郡州縣捐養廉各隨時先後建書院一治所而
州紳士又復體諸 上憲意樂捐以為勸導是誠一
夫以國家經費之餘不惜頒發以為勸導是誠一
勸導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予自以參政其受俸至而紳士節儉不食以餘助
朝廷實意潛學涵濡禮教故能不自私而樂捐如是
所由以告多士並遺後人亦守令之事也

卷之十六

余守是州之二年州貢生袁士昌以修書院海關三
君之捐者予余且道其意曰是役也今郡守 公之
士之助也而君實為之倡言者米生子若孫

予我公懷此意以告之余惟夫善之可為也古
不遺私生為之而無私之予獨慨

三代後世不古處而風俗頹敝蓋非獨無所爲而爲善不可得卽有所爲而爲善者亦尠觀焉且自邪說溺人爲福田利益而捐金佈粟出于創造佛宇莊嚴塑像者廷廷而然若其知所擇而急公倡義顯然功施在民生者尤尠觀焉則如生者不可以風乎且爲善獲福之說在爲之者不有其心而固未嘗不有其理也因遂推本易傳積善餘慶之意而名之曰善慶橋蓋惟西河之源派與是橋之所由來已具 李公序中役大費廣凡估工若干度費若干其成之之不易者又皆 李公事公宜自爲序其本

蘄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聖

未此橋功成合州之人與四方公私往來者歌頌流播固不待余言而顯 李公之才明達果決襄事無所不宜其先守是州而見于鋤奸弭盜者已達

用是擢爲本郡守善亦多端非獨此爲可書也今姑記其所以請名而命是名之意以告後之君子使知夫善之可爲也如此抑又以告諸州之紳士苟利于人在所必勉卽有爲而爲善者亦聖人之所許也又以勸夫哀生者使由是橋而推之和于衆勇于義廣積善行舉州中諸大役之宜與宜補者樂爲倡首且由是而進于實心不倦庶幾于

古之無近名無望報焉則天道無常常與善人其積慶又自不可量也夫

焚孫悟空記

錢 鎰

斬俗以季夏月日賽二郎神相傳先世神有功于斬也神前導卒或云卽小說孫悟空其像猿置木几中兩人肩以行所過家山隻雞百錢有差爲神壽不與則木几動搖有聲或云悟空怒兩肩者用木几擊屋瓦器用甚則傷人余曰斬人報神功有常祀常祀外以神嘗有功于斬必不忍更費民一錢况悟空本屬子虛卽實有其人爲神卒亦必

斬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聖

喻神意奉神法亦不敢妄取民一錢此浮民託神取利以厭酒肉耳夫託神取利利雖微而亂幽明之界干國家愛養斯民慎重義利之典亦非神所安旣予人責而並焚前導卒像投于江以絕人所附託而又以妄神靈神其毋怒

毀孫悟空像記

程大中

斬俗以六月某日賽二郎神神一人前導山民呼行者舉行者名則元人小說所載神靈亦是人無這行皆來就觀輟市肆蕭衣冠立

行者以致于神一不與則行者機變畢動趨捷若生擊
人屋瓦器皿應手皆碎甚則人受其咎蓋鬼神之能爲厲
也必有憑焉世雖極治不能使妖札之氣不行于天地間
故周禮用狂夫黃金四目元裳縞衣索室而驅疫乃以厲
止厲之道而窮鄉鄙俗至于信幻誕之說而報祀之又加
尊禮焉是固厚其憑而助之厲則變氣易乘其虛以入其
附于物也無常質而害之中于人也無常形雖謂悟空靈
可也乾隆十九年州牧錢侯聞其事悉取像焚之山民見
者無不目動耳語相屬詫異侯告之曰而思若之能禍福

蘄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三

人乎卽有殃使者受之開喻至再乃已余考二郎神不載
正祀或以爲李兆或以爲趙煜已皆出于附會而悟空之
爲寓言則不待智者知其然然且相炫惑若此民愚不足
言士大夫不能正禮俗以化其鄉人守土者至爲之厲禁
而猶不喻夫豈小故與甲戌秋旣止其事今年復書而鐫
于石以誌侯之蹟于不忘二郎神如故然賽于市非禮也
仍各祀之其廟計毀悟空像五城內三取自漕河者二山
而駭旣且喜稍稍置酒茗慶于家蓋自是迺知向者

天氏義田碑記

程大中

一 勤吳氏自宋以來有之今可攷者直學士遵路暨其子瑛
遵路軼事不傳志稱瑛臨溪築室釀酒種花家事一付子
弟又稱其妹丈某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召而焚
其券當是時朝廷重任子瑛以貴胄早歲請休絕意不復
出富人逐什一之利有司托名泉府算及錙銖瑛視棄鉅
萬蔑如也可謂賢已明大司農吳公宦斯土築閣祀文昌
分祀田之餘以贍貧士文酒讌集榮利澹然司農與瑛故
同姓其行事頗復相類意亦其氣類相感召若是然吾竊

新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四

嘆負義氣慷慨樂爲人緩急者幸而爲司農登高一呼遺
愛可以至于後世不幸若瑛之放廢鄉里雖散鉅萬苟以
利一時而已是固其勢使然也近吳君叔璠置贍族田貯
納有所散給有時經理有法子孫賢世主之不賢雖貧窘
不得質易擇賢者使主其事吾聞叔璠善病山水自娛不
近城市甚似瑛所爲其所置田族人食其利數十年雖復
不爲司農者而其力皆可以至後世勢又足云哉叔璠名
璠國學生據其家譜爲瑛某世孫故比類其事而推本言
一 以見仁人之有後如此又以告夫人之好張大其家世

者不惟其名位著而已惟其賢不惟其家世之賢而已惟其肖似乎家世之賢而後足稱也叔璠家故饒計置田若干石歲得其租若干詳載所自爲記先是名贍族田吾欲以義廣叔璠故更名義田云

陳惟聰戶修置沙徑渡碑記

陳謨州人

州治南瀕大江三面皆湖水環之夏秋水漲道由沙徑車馬輻輳留難失期莫可棲宿或舟小載重遇風覆溺余族人憫之造舟爲渡更爲永久計買田地山屋一契以其所出爲舟人工食資每冬祭日舟人至余族惟聰祖廟具頌又

蘄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四十五

以銀十兩入祭費內每年取其息以充國稅操舟者不得取錢呼渡者應時舉棹諸出銀者亦不得藉口至佃家投宿索食又復構郵亭邸舍于湖上以便往來休息特鐫諸石以垂不朽

序

龔百子詩草序

顧景星

余蓋聞長之論詩者云詩有不學而能有學而不能有愈
學愈不能余嘗不直其說夫滄浪之歌聞諸孺子競病之
韻出于武夫偶動于天別無撰著可謂能乎陳伯玉弱冠
未知書高達夫五十始工韻可謂不能乎原伯魯不學
子曰學殖也不學將落今謂學而不能愈學而愈不能是
沮天下之學人而獎其自畫也夫人質秉鈍敏則有之相
如腐毫枚舉立就二者誠不可強同而于學則一也故夫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序

畫

詩有才力品格之殊而未有學而不能者其終不能必也
不學乎龔百子少以制藝鳴于有司頓挫場屋老得貢大
廷飛動佗僚無所爲所乃始爲詩初未嘗學學焉而輒工
視伯玉則遲視達夫不爲後百子之先草堂先生有重名
于古百子其嫡裔也所居羅州故城之東白雲山下有西
河東南流匯爲大湖出石穴山入于江去今城四十里百
子野服扁舟徜徉遠俗歲不一二入市當年富時裘馬擊
劍任俠解紛閱歷亂離撫境異致有常左司王右丞之風
故其詩亦時時似之至于葺桂之性頭白益堅若加纓帶

不爲榮終邱林不爲悶者疑王韋所未能焉予第四子晨
百子館甥故予知百子居家好學狀而其詩未始問世世
亦未之知焉因書詩冊之右方以告世之志于學詩者

修龍磯寺序

顧景星

江漢合流至大別山有禹功磯南爲黃鵠至赤壁洪流稍
北汪泆澗漫二百里至蕪春勢欲衝薄有磯焉曰龍眼水
大輒砥柱江中如金山小孤江過是漸南引而東形如半
環中流有洲是爲鴻宿洲盡則又有磯曰浮玉與龍磯東
西峙所以留馳波而駐淑氣而麟阜鳳麓歸然若冠冕出

蕪州志

卷之十六

序

五

城內者得此捍衛焉龍磯勢尤壯春水方高秋濤未落西
面而望泚泚泚泚顧讓不前近在十步狀態欵作瀾粼澎

粼汨

从日音覓

涌塗擲洶澗楸碣靄輓颺颺始若有忌旋若有

畏疾趨爭驅然後按轡水之情狀然也上有寺始熙寧中
王師南征載軍仗數十艘風急浪惡龍伏舟中所謂江湖
小龍是旣克濟詔封順濟王立祠致祭土人亦遂祠于磯
嘉靖末增高爲寺雲臺雨棟風鈴露板轟轟波際正德時
霸州賊順流下商賈倉卒捨舟匿其中賊畏其險竟不上
崇正癸未寇至水暴長賴以活者又千人磯有功德于民

不獨風水捍衛而已且夫南宋時王玠爲孔彥舟幕客不
從彥舟叛彥舟怒沈玠並妻子于磯王彥明不降元自沈
磯前今岸北烈士廟是弔灑水之彭咸想胥江之白馬短
歌長歎泣下沾襟烈士廟前年風雹毀鄉人修之寺未有
修者水虻既迭百斛之舟牽挽難上而老僧漁父輕刀俗
片槳晨暮以少薪米或問放無事之人喜煙波濤瀨逃
器避暑間一至焉總戎賀公時時來葛衣羽扇與緇袍竟
日以此知公之賢而又倡議修寺謂不肖曰先生曷爲我
序夫公以武功捍衛一邦而有叔子峴山之興可無述乎

于是叙之他日落成印以爲記

蘄父母金公德政錄序

盧 縉

嘗讀漢天子褒美循良詔曰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
足歲計有餘吏民同聲謂之不煩竊意豈旣安前矣且無
華矣其于一切飾治之具必多所簡畧而希合上旨以博
能聲矜市驩虞以邀浮譽尤其所不屑者然而至誠所孚
實蹟莫掩至于天子亦諒其悃悃吏民亦其不煩記可
謂安靜之治初無赫赫動人之聲果終不得與文飾治具
者同以以吏見稱與蘄守金公小泉始由首洪洞令遷移

茲土治幾二年矣甫下車他務俱未暇舉惟推本至誠求
民所疾苦利則興之弊則釐之然公始終樸畧少文民士
相安爲固然而謂猶是平平無奇者紘初令新泰距蘄二
千餘里聞風而悅之曰公之爲治殆漢之所謂安靜者歟
遲之又久當必有異未可以尋常測也甲午冬仲方適粵
西因便過里而謁公一見若故且爲披赤道欵言言皆切
治要因語及免荒一事于奸蠹積弊洞如燃犀其初有小
民所便爲奸蠹所大不便者以是肆爲譁張說俾公德意
不得遽宣猶令窮谷深山疑信居半惟紘親聆誨命曉暢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序

庚

厥旨知公若是斷斷而言之必若是斷斷而行之將使始
之疑者終歸于必信始之信者益得所不疑所謂日計不
足歲計有餘者其效固如此也居無何彭毛兩庠博率諸
弟子謀之紘曰金公之治吾蘄不異治洪洞人至今歌而
頌之而視之胡吾蘄詎洪洞之不若矧甘棠雅化南國遺
風吾楚人于歌詠盛德之事原自未殄茲于金公之爲治
而可無一言以繼厥美歟吾子儼然薦紳之列宜爲一辭
之弁以爲士民倡抑揚挖休風詒遠當也紘應之曰唯唯
微若言懿德之好已有同心矣因讀洪洞頌德錄題首乃

太保覺斯王公所制其所以德公愛公者與紘所見尤不
謬以是既不能已于叙述而並繫之詩歌以附康衢之末
但計三年報政之期公當不久受褒美之詔且願致辭仰
為當宁告曰吾蘄之得金公不啻襁褓而安之矣無以廟
堂須人故亟奪公而去俾蘄民猝失所天則幸矣

黃公說字序

趙

焜

國子

疑讀中庸釋同文之義明乎王者御宇以書為應圖受籙
相符車書混一倫物合軌如此其重也書以言理契以信
事官漸繁而治漸紛事漸衆而察漸廣更姓改物時義為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序

五

大五帝有雲穗龍鳥之書表于紀官唐虞二代各有制字
星歷久遠遂就晦眇周禮六藝隸保氏與師氏董教於重
又史有專官故郁郁之盛尼父歎焉迨王迹熄于春秋六
國紛紜文史各異下迨嬴秦斯邈古文變為小篆八分隸
楷迄乎東京雖學童有教受官有璽石經有勒仍多所謬
妄劉歆蔡邕駁正未就是以終漢之世不能追古魏以後
崇尚隸州書法盛而字學愈晦六朝南北罹于車書之判
而唐宋秘閣亦止筆法相高有明洪武道統混一命宋濂
等定為正韻亦可謂整齊簡雅炳烺昭著者矣然而取裁

未廣明于俗書背小篆之譌而不知以小篆正俗書之義
後有訂正正韻洪武通韻廣文古文雖經頒分未甚流傳
世不得而論之矣永樂中命解學士姚少師等編輯永樂
大典其書浩錄至二萬二千九百卷目錄六十卷藏于御
府文樓大約以分韻爲建首每一字輒數百紙惟在廣徵
事文六書義闕疑舊承家學字學有編迄三十年未敢卒
業己丑秋晤桐城方密之以智于枝林辛卯冬又晤于蒼
梧于時倉皇戒馬逮密之托跡黃冠寄命圓頂始爲疑言
所撰通雅大旨後二十年乃見其書襍論音義釋詁小學

蕪州志

卷之十六

序

李

諺原頗稱詳至通古今方語之參差精字母音文之轉變
亦罕有之書也丁酉秋晤張爾公自烈于金陵之道濟堂
出其字彙辨疑謂爾公君著述每用辨字旣犯物議亦數
見不鮮爾公遂易名正字通謂其旁通事理以附于通典
通攷之別例云因疑談字有所取證下索存編謹以所閱
字彙數百字報爾公起例中參輯諸家有方密之趙國子
姓字後廖氏得之改序更例姓字泯矣歲月荏苒炯炯在
懷方從青原而示寂張托廬阜以終化壬寅歲觀蕪州顧
黃公先生于愚山施使君清江署中見其詩文盈筭累卷

聲響則鼉鼓龍鏞瑤簧寶瑟色象則岳雲海樹鑛金淵珠
蓋其倜儻非常故其學力智辨相符也疑三歷江漢茲得
重觀于武昌有黃公說字一書疑驚喜踴躍受而讀之一
端紬繹不勝引繩探其蘊奧未易更僕僕嘗竊論字彙盛
行七十餘年緇流雲水亦必束同梵策正字通出有功于
前賢黃公說字出有功于萬世黃公于梅張二氏人未謀
面鬼可通神使說字大行爲前人掩愆彰功剔微闡義此
顧氏之心而亦梅氏張氏之心也自十三經注疏而外則
字學之引繩切墨厥惟難哉非若他書之有可逃于恕也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序

空

夫文以顯道字以顯文學以證字字學之家必融會羣書
始求至當先生經神學海淹貫百家署曰黃公說字蓋自
命之矣於戲車書混一今此其時先生曾赴徵車卽懇辭
還山力疾著書以傳後世視諸作者較何如哉

郭去山詩集序

李炳然

異哉去山郭子之爲詩也余按讀而驚曷驚乎爾凡郭子
之昕夕鑽妍而屬佚者皆本于古學多是秦漢以上逸帙
能使人飲其實莫能名其器烏得不驚乎哉周太史陳詩
以觀民風此詩之源也邦君宴好卿士大夫郊勞贈享之

章經幾筆削潤色始炤耀後代而列國委巷歌謠匹大匹
婦相會廡陰語半出其中詞義奇古后代摻亡補缺如蒼
玕拱壁唯恐紕漏故三百篇以前未有詩固夫人而能爲
詩也迨後則不侔矣吹蘆笳而擊牛角鼓婦怨而歌烏烏
得以爲詩道盡在是也哉故詩寧拙蚩母巧佞寧樸誠母
繁悅寧生澁螫指母爽甘誦口寧蓬葆名怪母粉黛驕人
寧飲啄老瓦盆以利用母金玉而敗絮奉無當之漏卮以
啓爭郭子之詩得乎古學之力爲多故其質淡然而幽鏗
然而光其去纖麗柔軟折楊皇琴之風也遠矣况郭子兼

新州志

卷之十六

序

三

精二篆筆勢斷自先秦以上四體與六義固一以貫之者
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曷驚乎爾

瀛洲亭課業序

金德嘉

筠菴欽太史直承明之廬爲院長慕廬韓先生高弟子慕
廬旣推轂朝右又推解無虛日知其貧也筠菴南歸而韓
先生已下世擬磨鏡東征一拜先生之墓過我南雲草堂
茶酒間每一念至泣下沾襟出館課集烏皮几上曰韓先
生所鑒定也余覽竟三歎此素位之學也夫然人之願乎
其外者何多也夫人之願乎其外者往往不足于其中中

無雋永之味則居之也弗安而守之也弗固紛華牽引日
勞碌而終鮮獲若素位之學則不然夫素位而行非直澹
泊寡營而已其早作夜思孳孳矻矻惟恐後時外卽有可
願而不遑及也是故行乎富貴視貧賤較難箕穎濠濮鹿
門谷口諸君子皆有可以富貴之才而退處乎貧賤何耶
其人誠惡夫飽食逸居用悠悠忽忽之心處赫赫炎炎之
地行多闕而位爲虛位也前代館閣賢者勲績聞望歷歷
可指數試以一二辛勤者言之竟陵魯文恪焚香讀五經
在官與布衣諸生無異台州謝文肅學詩自立程課限一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序

奎

月爲一體南城羅文肅每有纂著輒栖喬木之顛霞思天
想或閉坐一室客有竊窺者見其容色枯槁爲緩步以出
三公皆詞林大手而爲學之專如此長沙李文正公官清
華四十年獎進來學衣被海內一時出其門牆者文章學
術粲然皆有成就其大著作含咀宮商鏗錙鐘鼓卽尋常
文酒倡和疊韻嘗至五六出愈出愈奇世之名宿有據列
朝詩集至此歎曰當 國家承平詞館優閒無事以文字
爲職業而先輩道義之雅僚友摩切之功亦于是乎見焉
嗚呼此昌黎韓公所謂鳴國家之盛者歟筠菴珥筆柯亭

劉井問先正風流猶有能言之者天性好古又景慕老成
典型故其爲文也如農人之力田無草竊也如工人之居
肆無苦窳也如是則不虛乎其位而分陰之惜其亦可澆
鏡而自問矣乎卷阿之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言藹藹
吉士也名康公此詩作于成周盛時公劉洞酌皆直述之
詞惟卷阿宛轉反覆而終之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以志
國家長養人材之效而亦以風在位者夙夜匪懈思其
居也筠菴之勤于其職如此庶幾卷阿詩人之志哉筠菴
歛容而言曰佃之爲人也拙于世路落落寡合而嗜好亦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序

畜

鮮余于是肅然改容曰濂溪先生不有拙賦乎夫人惟取
于外也約故積于中也常厚喻接鄒魯之傳大啟雒閩之
緒微拙者其孰能之哉筠菴以濂溪爲鶴不愧爲韓門弟
子矣

瀛洲亭課業自序

欽士佃

讀後漢崔駰傳至少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不禁面
之自赤背之自汗也夫民生殊類各有所業以安身立命
業而至以典籍稱業之至美人之至幸安身立命自壯而
老不可須臾釋資以無盡藏者要宜基之自少始予年十

二而孤弱不能力肩任瓶汲拾薪養母問津谷口問檢七八歲時所讀葩經四子書溫習之繼而約蒙童訓句讀易粟代耕復聞鄉先生往往有時藝之說亦從而集字成句集句成章工拙無論亦時藝已耳被籠中安所得典籍哉亡何而補弟子員亡何而列楚賢書且亡何而薦南宮讀書中秘隊班行旅進槐廳如丐子赤手入瓊盈目眩心悸懼之無具用愧其少之無所業而濫竽仕進也茲之少有所刊也惟沐浴

聖天子樂育之澤志不忘則然耳雖然張平子有云立事有三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序

奎

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予其庶乎哉面之赤背之汗何時瘳哉

蘄州儒學合社序

張士淑

古者民間俊秀羣萃學宮每月吉師儒一道考藝及三年大比鄉里復上其德行以興賢能不先六德六行也自西漢以文學舉者十七人而士始思以文章進策于天子者曰賢良方正察于州郡者曰孝廉茂才上人未始無崇節正諍之意然行之既久上求以實下應以名故賢良一科應詔者每對輒百人詣公車上書者歲復千數而孝廉則

萬家之縣無應令或闔郡不薦一人豈非賢良策對文字
或可緣飾而孝廉非實節著炳莫可冒稱與方今天下以
制藝取士士苟非工于文辭卽有曾史之行由夷之節將
無以致身通顯然春華秋實家丞誠其採忘平淡聰明人
物誌其先後柳宗元劉禹錫一代才子以行節虧損卒被
擯落呂頤浩謂慶復詞勝高宗卒有九成安見工華葉者
必得而敦善行不息者文采不表見于當代也夫方區俗
習醇涼固由風土然芹宮藻泮之間黨比相勸其功正復
不少昔本初之際太學生徒至三萬餘人其時士習浮詭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序

李六一

至賄蘭臺漆書以合其私文儒術益衰凌不進郭有道身
勤剪拂所至輒勸遣就學如茅容孟敏諸子卒成名儒王
彥方陳太邱束修潔身化行里閭鄉黨取爲所短東京多
獨行自好之士諸賢羽翼匹成其功曷可誣也蘄郡山川
秀行雨湖鳳岑之內水清而土疏其俗可進于爲善我念
尼王夫子振鐸三楚進蘄士而教育之命集一郡弟子共
襄文事考藝之餘益勉行自勵以求進于古賢之列且令
郡有司廉其淑慝月一上聞不以淑不肖俾長社事其嘉
惠後學懃懃懇懇意念何無已時諸同人誠共登大雅則

十五年冬余來於是邦治民神神負何基重夙夜
不敢縱逸以臨之攻剋統緒集之者有之庶幾
新是廟翕然響應興工去歲歲二十六日正月
大工落成殿應軒宇于其前而後之者有之庶幾
都人士來請記余維新而古之者有之庶幾
江淮為全楚門戶環江為城有之庶幾庶幾
獻職左兵今且章經彬斐之士其能賦云其能賦云
力田者先時而歌樂廟而決治于

聖朝之深仁遠澤百有餘年而然則我前之聖朝之

新州志

卷之十六

碑記

五

間不可誣也其為國之盛元故其法度小必必其
無賴巢穴于窟窟之天豈其然哉夫其所以然者
以王法所不容神明所必示其戒懼教以法而
大憲請兵彈壓而斯尚義之士皆一此百應並有
致從逆以獻者不數日而羽黨解散巨魁伏辜余
雖因此得蒙超擢然豈敢貪天功為己力哉夫神
道設教張皇其不可稽之說似于誣民惑世然門
雷井竈胥在祀典况乎高城深池王者所以設險
億兆托以安居國有封爵之施蜡載坊庸之祭此
尤彰明較著者夫小民多收十斛麥即

中得徑作一帙半爲試牘半爲同社會課把玩一過如逢
故人如見所夢因憶曩往與諸同人會業蕭寺振筆搢詞
立綴數義酣適之餘或臨流賦詩或登峰遠眺或剪韭夜
話今其人半登鬼錄如曹子桓追念南皮之遊何可復得
至若臨臯古渡黃鶴離宮昔時錄士較藝故處頽垣廢址
蓬蒿没人連昌之竹滿宮洛陽之荆載道雖鮑明遠賦蕪
城恐未盡其涼索也余文向有六六草罰酒篇萬松齋稿
宛在草堂近藝及雲社家社凡數種屢經兵火篇什散逸
莫可搜輯始知漢魏來藝文志中載著述家無下百千種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序

奕

今其文或不存或存矣而文無全本非盡書不可傳或亦
代經喪亂名山石室之藏半埃滅于兵火灰燼之劫耶文
凡廿七首不論工拙錄而藏之詳同社姓氏名號之譜紀
臨文歲月地所之變如太原婺婦情深遺簪若謂五百年
必復遇子雲則非余意也

寒玉軒遺詩序

張士淑

亡兄景夷三十九而歿歿後十有九年而其孤周士始稍
輯其前後所著之詩而手錄以存之余察其用力甚勤而
其意亦甚悲也夫亡兄具雋才與余以兄弟而倡和詩文

者二十餘載其卧起聞見無不共然余或以意闕筆倦時不作詩而兄則興到筆隨長吉奚囊之句已屢經字滿矣會世喪亂散逸于兵火播遷者過半又兄早世諸孤幼無能收其遺文廢稿于滄桑代更之餘則當年之手著而口塗者固已與歲月銷沉盡矣然則此十九年中其所爲今昔之感榮落廢興之慨寧獨一詩文已乎固宜周士之手其詩而意念有餘悲也詩或得之敝篋或得之廢紙或得之兄弟友朋之傳誦記憶其傳者未必盡存存者未必盡佳而周士欲盡筆而筭之于親也衣履玩好之屬

蕪州志

卷之十六

序

七

猶將謹櫝而藏之以爲先人之遺澤存焉况其爲精神性情之所在乎王偉元手蓼莪之詩而不能讀周士手寒玉之稿而不忍刪其情一也詩凡得篇四十有一在亡兄不過存什一于千百之中然得其一鬢亦可知其全鼎蘓季之五篇劉眷虛之十四首均不失漢唐絕唱安在以篇什之多寡爲位置貽買菜求益之誚乎周士年方少苟以存詩之意克振拔于滄桑代更之餘以無損其家世將何事不可勉徒悲無益也

雨湖驗社序

黃利通

詩有以地傳者若宋邕之賦天臺故事劉阮仝仙子懷答是也地有以詩傳者若王摩詰之與裴迪咏輞川諸蹟是也吾郡蘄陽佳境兩湖爲絕勝而千百年來未聞有以詩傳其地者已亥秋余在蘄陽乃得兩湖吟社詩而卒讀之或曰詩風雅不同體聯吟八人釋鳴菴外七子皆蘄人也

是猶列國風各稱其國之謂也或曰若人者皆不得志于時楚之湖孰與洞庭而范文正之記岳陽樓也晴光皓月霏雨陰風墨客騷人望之者悲喜頓易今湖而曰雨取以名社詩人之意亦傷矣而余曰不然由前言之夏蟲不可

語水小之乎視諸子也由後言之必懽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音易好脫使諸子早爲朝廷達官大人雍頌諷咏其遂不得以詩名乎哉蓋寰宇之湖莫艷于西湖而吳越南宋以後懷古卽事之作亦莫艷于題咏西湖迺蘄春李嵩岑先生撫蘄時嘗有兩湖不下西湖之語而余爲之廣其說曰賽錢塘彼諸君子者偕方內外合心同道之友際太平之歲月攜胸中之藻采日見夫環城東南一湖瀲灩委紆而漁舟夜月蕩漾于兩岸人煙鐘聲斷續之間境之所至意必至之意之所至詩必至之又何必斷橋春早靈隱

秋深始足供人歌咏流連也哉而至于桃花美人之句楊柳竹枝之詞傳與不傳固不足道也家咸祗南晉軍兄弟余旣已閱其詩而爲之序矣其爲余言聯險諸友一皆有古君子風敦行誼尚意氣若秦君永畿著有愚圃詩集張君子駿著有另齋詩集郭君層岩熊君漢南一著有蒼屏詩文一著有玉山詩稿而兩峰集則李君谷友之所著也李君爲瀕湖先生曾孫讀書芝鹿山房卽先生著本草綱目舊處上人鳴菴從廬山來駐錫靳之東山寺悟禪爲詩會詩于禪又不減辨材愚勤一輩人然則諸君子之以兩湖名社者意蓋不在兩湖也烟消水綠西崖如對數峰山青曲終人遠他日詩之以兩湖傳兩湖之以詩傳是非吾之所得而知矣

王敬之先生序畧

陳謨

王族與吾族居址相接故世相婚媾而王公敬之先生則謨之外大父也謨三四歲時見一翁龐眉皓首方面長鬚聲如宏鐘謨見之卽怖畏退走而外大母吳孺人執余手曰汝勿畏此汝外家翁也謨初識之無見翁于庭畔于闕一編進而問曰家翁所讀何書我可讀否公笑曰此司馬

資治通鑑也備載古今治蹟汝作文時我與汝讀庶爲有用文章至今公之手澤存焉謨方八歲公與吳孺人間一月而卒謨亦不知公之生平爲何許人及長侍先祖華重公側間詢及公之行誼先祖爲余言汝外祖敬之公少負不羈才任俠揮金如糞土廣交結座客常滿遇知名士必投轄盡歡不屑舉子業博覽史鑑傳記凡六家七畧輒過目不忘每談論古今成敗較若列眉其後際亂離田園荒蕪家道中落及

天
大清定鼎乃招募開墾數年遂致盈富是時族人因喪亂各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序

七

逃散遠邑所有田畝俱荒棄不治而官家糧餉公以一身承納斯時若任糧募種可益田數十頃而公不取招致族人復其故業給以牛種還定安集之其有功于族衆甚大後又捐所應得之資買產若干爲祀費至今蒸嘗世守焉謨所聞于先大父者如此公生子四其女一卽先妣王孺人也生謨弟兄四人忍令外大父之行誼湮沒不傳乎因述其行俾公之曾孫某鐫諸板

兩峰詩集序

侯執信

雍正七年

天子命各省大吏選詞臣及其地之老宿耆儒文行重于鄉者纂修通志吾楚齊安郡舉三人以應其一則兩峰李先生也余襄其役朝夕得晤欽其人領其論讀其文心甚偉之通志成兩峰之所輯已呈 闕廷傳之無窮後見兩湖七子集稱兩峰擅場顧以不獲覩其全爲憾乾隆六年令長君用枚肄業江漢書院兩峰已謝世矣余時復監院事用枚出其笈中兩峰詩集請余序余撫卷太息悼兩峰之不復聚首而喜得其詩盡發而讀之瀟洒灑蕩咳唾風生若蘄陽竹樹雨湖煙波中有兩峰在焉夫詩與史相爲表裏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序

七

兩峰之志列于良史而其詩亦自不可泯滅且其先人灝湖先生著本草綱目以壽萬世其曾祖兵憲公以靖難祀忠孝祠禮教之遺淵源有自蓋又非徒事風雅之所可同日而語者流風未遠趨庭如昨是有望于用枚兄弟也夫

沙徑渡序

王琮

蘄邑多水鄉城通衢皆需渡而沙徑爲甚兩岸相去將十里止一舟四方背負車載過者頗衆猝難遍濟而往來行人舟遲心急趨程競渡焚輪駭溺往往而有余辛郵歲與堂弟景蓮公事州歸坐卧半天不得舟得舟忙涉不一里

狂風怒號濁浪排空陰雨朦朧勢幾莫支隨風飄蕩倖控北岸因痛心疾首與族人謀再造一舟捐貲買租養舟子往來俱不索錢越一歲余弟景邁復募銀置產以充國賦並作修造補葺之費庶渡船永存

引

西河橋引

李 珖

西河在州治東北六十里衆流之所匯也河干卽西河驛繹絡孔道冬春水淺褰裳病涉夏秋水漲加以大風望洋思阻往往公私稽程余涖蘄因公頻渡曠有石橋半亘而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引

古

圯問瀕河居民云康熙中牧官率紳士所建未竣厥功後爲木梁修而屢壞今用編桴編桴水小大皆難行造貢生袁士昌等以繼修請余曰石橋難成木橋易壞寬砌石以灑水密架木以成梁可以永久夫修治橋梁王政也守土者所當急舉急公好義者所樂襄也因捐微俸爲紳士耆老勸擬觀成有日焉

附原募西河橋引

張士駒 州牧

謂夫山靈枳道河伯稽天泣岐望洋躋同一轍然而陰平擅裹猶險絕士載而來華陘梯廳仍計取昌黎而下

是則乞天一線還應分猿鳥之路以惠人若夫隔水盈
溝豈易向魚龍之宮而借逕每際蒙泉橫出之候未免
乘旺氣于荻苗卽起伊人宛在之思止可咏閒情于匏
葉至若衝當郵遞扼要輪蹄辟水無犀架梁少鵲未容
暴虎何所恃以馮河卽若爲狐寧不妨其濡尾最是烏
知返樹墟煙欲斷之時騎不飛空溪雨驟來之會狂歌
擊楫難追士雅之蹤決策卽刀處挫阿童之銳始矜懷
于周道行矣無辭旋大息乎阮途窮而有悔斯時也田
單之裘暫煖曷盡被乎臨淄子產之乘徒勞將不繼乎

漆洧所以君子詳稽王政知病涉足以妨民而良
佈福因卽利濟無非善果也維此西河之驛是兮孔道
之吭然而扶策而來動低徊于問渡望烟而集興慨息
于迷津豈其阻衣帶之盈盈劃分大度聽其扼腕端之
攘攘不講成梁斯里民劉楚相所以矢願鳩工抗懷道
道不惜千金盡廢結大願于愚公繼慮一簣鮮終銜
恨于精衛欲終蕙業可我微言念其苦行不比枯禪在
君子當愛人以德若更着脚皆爲實地寧我輩不玉彼
于成舌豈徒饒膜期立破行見柳邊春岸紛離緒于邈

塵曙起秋原爽旅人之砥矢豈爲百世之利固已在茲
卽如萬里之行任從此始 按志例不載駢體以西
之有橋自前州牧張公墓修始故附錄之

文

瘞枯骨文

蔣尚德

明季流寇充斥張獻忠蹂躪楚蜀虐始于蘄夜半環城
行劫掠盡驅其男婦老幼于濠邊坑殺之濠遂堦
百有餘載余司牧茲土耆老縉紳以濬城濠請
工白骨暴露奠以酒脯告諸靈曰爾生不辰造于
九獻

蘄州志

卷之十六

文

美

賊鴟張荆藩失守維爾諸靈或儕毗伍或列簪纓或士以
烈著或婦以貞名骸積成山血流爲谷天地晝昏風雨夜
哭嗚呼哀哉

聖朝受命治逾百年民不識兵革室其樂粥饘追維往事涕

泗泣然余泚茲州恭宣天澤利與衆興弊與衆革復理城
濠通商集益爰動畚插發爾幽墟爾墟泥淤壓以屋廬爾
骨旣暴余用歛歔捐貲以收更諸爽塏鑱石勒銘千秋不
改嗚呼自古有死兮白骨成塵爾獨羅殃兮曠世酸辛移
藏高壤兮庶返其真貞魂毅魄兮寔與親維此生民兮

爾戚爾鄰無爲厲于茲土兮將終古而不泯

贊

盧氏二烈贊 并序

周簡臣

蘄州盧大夫以其先公殉難始末來告命余文其隧道之石而及弟姪諸婦之從死者因得牽聯書之亦既間見于余文矣顧惟楊袁二婦死狀尤烈不可以莫之詳也今按大夫之言楊氏爲諸生盧綬妻袁氏則諸生盧震初室綬卽大夫之母弟震初其從此弟之子也楊氏父曰諸生楊榜母朱都梁宗室女癸未正月廿六日蘄

蘄州志

卷之十六

贊

七

城陷賊執綬暨其子晨初令負擔綬度不得脫涕泣拜辭母羅淑人去竟絕莫知所終楊與母并老婢許氏偕陷賊畧至北門趙州關楊方在娠賊欲負之走楊給曰願少舒比我不能行而後負我賊終道焚火驅脅行值烟熾處楊牽母腕躍入火中自燒死賊嘆息去老婢守之移日楊頭目猶未盡已墮重矣視男也後數日語家人往跡之不復得頭目所在矣袁氏諸生袁嶼第三女城陷震初父紳與子俱被執袁及不免拜辭祖舅姑

夏氏抱周歲兒曰天喜赴井死明日賊退家人與

棺木瘞之甲申秋棺爲狸貉所搯和門見哀母子面如
生做襦飾身訖不甚毀改窆于迎山先墓而震初卒未
知死所世稱質柔而易奪者莫婦女若也一旦遇變倉
猝犯白刃踏爐炭斷死于前而不反顧有烈丈夫之所
不克爲者何歟古者男有教女亦有教功事則閑姆傳
之訓行步則協珮環之節所以豫遠燕私而養成其貞
一盧氏二婦內外宗雖皆名家見聞無習過知禮義然
生于閭閻非夙有師氏詔之女史書之人也非其芳潔得
之天性能引決自奮如此歟昔人題山房詩褒譏至

召福譴五代時王凝妻李氏逆旅斷壁以獻陽史表而出
之以厲世愧俗矧如楊袁駢首相糜一門爭烈嗚呼可
書也已予也不文而二婦遺烈未可
取因大夫之
傳信而僭爲載筆若此俾司彤管者尚有攷焉且爲贊
詞六章以旌之其文曰

厥初生人取則二儀坤貞應健作配無虧曰惟婦德直信
是基豈繫婉孌迥果實宜孰云纏笄不敵須眉一章有美
揚袁並出華宗來嬪盧室鹽饋克從芳徽闕秘鳳鳴和雝
宗周俄隕邁此鞅凶滔天作孽張燕樊崇一章蕙帳珠簾

一朝委地齊姜宋子化爲鷓頰皎哉季竿不汗賊臂投軀
鬱攸燎原罔悖祝融回祿扶輪擁篲墮殞得雄燼餘猶視
三章虜沸寒泉甕甃園圍寒裳距躍子母同歸清冷濯身
彭咸爰依泥而不滓珠沈澤輝喜選英皇耻從宓妃 四章
宋有共姬待火灼爛今也則楊神耀司耀楚有貞姜漸臺
流渙袁踵其武畢命并幹豈無邦媛偷生衍衍曷不顧懷
爾顏泚汗 五章
凡此義烈壯夫弗如人網人紀永賴儲胥
彤管朱熯近登載書外史作頌徵信匪譽綽楔榮旌停光
素閣 六章

蘄州志

卷之十六

贊

堯

題跋

跋蘄州志

顧景星

歷代史成于一人者爲善而輳諸衆手者爲劣史遷而下
莫不皆然唐以後不足觀矣唐蓋出多手歐陽氏起而一
之于是論定始有義例惟郡國之志亦然志卽史也宋子
臧史駢稱引前志狼曠厥人濮引軍志范無字云云申胥
曰此志也志通于史自春秋已然故史莫不有志史之志
亦以各出一家爲長唐修晉書以天文付李淳風地理付
于志寧誠如江淹所云修史之難無出于志非者于典故

莫克操觚豈不信哉常璩之志華陽崔鴻之志十六國宋
敏求之志河南劉宗謨之志襄陽楮孝錫之志長沙博采
舊聞歸諸一致近代郭青螺豫章志李于鱗青州志陳士
元灤州志康對山武功志郭造卿平安志稱善系韋聯局
抽憑臆腑若築室道謀汲深綆短豈不歎頭白可期汗青
無日矣蘄之有志自嘉靖初染縣令甘公澤始及二十餘
年鄉大夫王郝五公合修之僅十二卷是後未經撰補先
君子毅然已任起春秋傳襄公四十二年止崇禎十七年
計二千一百六十年爲類二十有五爲卷百甫就稿而澹

蘄州志

卷之十六

跋

今

巖盧先生之書出先生之書綜覈史乘網羅遺軼啟細縹
于蟬獨揚忠孝于汶沒義例旣嚴勸懲都宛斷出一手折
衷衆言百世鑑衡卓犖不朽矣先生家學源遠年少通籍
益肆力古文楚自長沙下雒大泌而後惟先生稱傑其登
仕自大尹叅將太守今叅政南儲所至必有功德雖簿書
旁午操槩懷鉛未嘗少輟宜其著述精當如此先君子書
本失之繁先生亦時一二取嗚呼來禩方長前芳必繼後
之君子其茲法諸

蘄州志跋

方舟

澹巖盧先生督南儲三年而奏最

將以鼓吹迎東涓橋乃先生不自滿假謂邦本民天子是乎在凡有利于民者不惜爲東南請命可謂勞勩獨賢矣而又以其暇博綜典故遊神翰墨于水利則有志于松江則有志三吳之利害在水水之匯而入于海三江居要故志之最後著蘄志蘄先生之鄉也大江上游南北之衝不可無志于是咨諏考證表草揚扃較舊志增十之七郵政權茶天文屯田之數條鞭之額舊志所無而今有餘例皆舊志所畧而今詳班然粲然可興可勸自漢以來二千年

蘄州志

卷之十六

跋

事蹟具補自嘉靖修志後百十有二年事蹟具舉荷與盛哉余友顧黃公嘗爲余言先生見一事切于義勇于爲政夜不待旦得一義切于理勇于爲文筆不加點其至性然也曷在新泰則志新泰矣叅西粵則紀西粵矣守山東則序岱史矣權長蘆鹽則議鹽法矣而又表師曠之墓攻羊祜三世祖之墓復魯先賢高堂生之隴其他闡幽舉廢不可勝書生平窮四庫五車之富著數百萬言蘄志特其一斑焉耳舟受而卒業日嗟乎先生積學博用意勤是非論斷光明俊偉本于理學出于忠孝所明至性者非與語云

莫爲之前雖軌弗臧莫爲之後雖範不章先生生諸賢之
後起而語如同堂後先生者奉先生之臧軌章範可不勗
哉可不勗哉

郭去山篆集題辭

李炳然

往家藏綠天精舍石圖章一按製者何氏旁勤數行悉巧
妙細書蓋前代物歷經劫燼獨存之類垣碎瓦中斯已奇
矣吾友郭子去山一見驚嘆曰此吾所祖述雪漁何先生
鑄也何從得之爲摩挲難釋手髣髴索幼安之坐卧道邊
碑矣他如陽元之于射武子之于馬遙集之于履叔夜之

蘄州志

卷之十六

跋

全

于鍛宜僚之于丸兒說弟子之于閉是豈有法而可傳者
哉凡此都屬懸解解者以不解之法解之乃爲真解人矣
郭子好古多聞士也相其容與墳邱翱翔翰墨克吐棄一
切而唯奇是耽至周秦史籀李斯筆意尤所神符冥契螺
書龍體旁分匾刻似不從人間來其中鋒運腕彈厥身之
全力而縱送之一畫一點如轉圓石于萬仞之山下墜不
測之谿焉故酸棗之珠蒸栗之帙溢滿篋笥觀者莫不形
神俱肅也郭子之言曰余課業之餘搜獵鑄法聊可作書
畫觀耳郭子儻有堂下輪匾之思乎若然將形上形下陽

鑣分轡道之與器終齟齬而不合矣古之所爲不可更則
椎車至今無蟬匯故曰百工之作皆聖人也况六藝之文
列在學宮美並日月有不原本道德而能千禩常新者哉
寒陵片石子山以爲可與共語積五十餘年秦燬不能磨
磷之彈子而一旦硲發于今日神物顯晦不可不謂之不
相值也夫有古人之風者始贈以古人之物余何吝蒼璣
綠天不以貽郭子墨妙堂中其相慶有遭矣乎噫精誠所
至金石爲開固亦郭子之志也

書四照堂文集後

錢 璠

蘄州志

卷之十六

跋

全

副使盧公以文章經濟名于時其治吾蕪政事卓卓可稱
述是有功于吾蕪也蘄州兵亂後文獻無存公獨任其事
廣搜博採彙成一書使前代不至湮沒後世得所稽攷是
又有功于蘄也余至蘄問其子孫流離奔竄並無室家其
所刻四照集亦僅有存者嗚乎其可哀也已

墓誌

高母石太恭人墓誌銘

施閏章

湖西領三郡而蘄人高君尚孚爲臨江廉平不擾郡賴以寧居三載以母太君憂將去予愕然若奪左右臂已而請代不得命疆以墨衰視事視其曉嘗泫泫有淚痕久之徒跣再拜泣曰培不獲奉母喪以歸死不塞責今行有日矣願得公一言以誌母幽宮死且無恨予請徼其狀嗚咽不能語有聞乃起曰母姓石氏年七十有二逮事先府君僅六載稱未亡人時母年二十三生不孝孤一周閱七月耳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墓誌

六

當是時狼狽零丁內外無所倚高氏不絕如縷母誓以身殉孤從旁睥睨者僉謂不可終日而母卒之死靡他其拮据荼蓼以鞠以教雖百其口弗能狀也培旣官豫章母就養布衣蔬食篋中蕭然子婦或以爲言母嘆曰視昔糟糠不厭時何如吾所耗侈矣培是以無敢漁民也培旦出廳事母倚杖側耳聞脫人械則悅或箠楚聲盈庭則愀然不食培是以刑不敢濫也襁褓而哺之不有其聲及長大有過庭跪而責之督諸婦若孫也亦然培是以無敢傲且惰也夫母之蚤年苦節艱瘁百端培幼不及知而粥粥晨昏

以庶幾無隕越則母實使然而今已矣
受封斬之士大夫合請之學使者將上其事

朝用旌其閭而母已不待言及此不覺大慟於戲有是母厥
有是子信哉會顧子赤方至自斬于母爲通家子具言石
太君苦節事藉藉州里間蓋實而可徵也乃次而爲之誌
太君爲處士玉華公女年十七歲歸高贈君諱自現爲諸
生才而不永母嘗籲以身代事繼姑鄧氏生死盡力有子
培卽尚孚官江西臨江府知府孫二長曰克紹州庠生考
授州同知次曰克楨州庠生考授縣丞曾孫凡七人歲康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墓誌

十五

熙壬寅十月母終于臨江府之官舍今葬于崇居鄉大林
山之陽銘曰陵谷可移石亦可叻惟母心之匪石更終古
其不磨滅

明中順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李公墓誌銘

顧景星

公諱樹初字客天蘄州人曾祖諱言聞祖諱時珍太醫院
院判封文林郎生考諱建中文林郎四川蓬溪知縣贈中
憲大夫妣某氏封安人初太醫夢朱衣人曰來報汝陰德
覺而生孫蓬溪弟建木未有子乞爲子蓬溪卒舉家產付

允弟而自以菽水事嗣母舉萬歷四十六年鄉試明年成
進士授戶部主事天啓二年權河西務寶源局銅乏派權
關備解若干斤公不以擾民自捐貲購銅又先期入大司
農能之薦于朝名對上但稱聲音洪亮薦者大失望明年
以郎中司宣府餉鹽商輸粟不實按名責補商齎金乞寢
其事叱遣之因中貴人爲之請又不聽無何出知陽和府
魏忠賢遣其黨巡宣大自巡撫下望塵拜謁公稱足疾不
出烈皇帝誅忠賢臺臣以方正薦陞山西按察副使巡赤
城口外立市怨中國不信公至勒石示不欺順義王遣使

新州志

卷之十六

墓誌

公末

厚謝公公亦厚報聞于朝降諭慰勞覃恩授中憲大夫請
移封本生父而自以中順大夫落職築館湖上扁舟野服
號西湖釣叟耽酒工詩有頽餘慵緒數卷崇禎八年寇犯
境公捐郭外大池決堤通湖以衛城十六年寇陷蘄遇害
年五十七配朱氏宜人先卒繼封氏宜人偕死生于萬歷
丁亥四月七日卒于崇禎癸未正月二十八日子三延慶
貢生同遇害具慶文學朱氏出全慶文學封氏出具慶子
三之璿之玖之瑤全慶子一繩祖以某年月日葬公東湖
猴耳洞之源公在陽和赤城皆有祠蘄則自其祖考皆崇

祀景星既受其子所爲狀爲李氏四賢傳而又爲公誌銘
銘曰仁術壽世職公先宜樹贈吉報靡誓俎豆三世侯邦
賢處豐而約厥德剛毅魂雄魄歌國殤目極千里歸心傷
缺石維幽旌日明匪昭羨門設後人爾臧爾熾宜子孫

口北道李公嫡配朱宜人墓誌銘

盧紘

宜人姓朱氏明萬歷己未進士分巡口北副憲李公諱樹
初之嫡配荆藩都梁王孫朱公諱瑚鏃之冢女宜人人生而
穎慧通文字朱公篤愛焉公雖性尚豪華然雅重文士頗
負知人鑑無貴賤作等夷觀李公本故家子幼失資生而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墓誌

八七

甚有文譽朱公深器之遂以宜人許贅構軒名坦腹館諸
室蓋心識李公異日之必達矣宜人性淡朴時諸親里爭
以靡相耀視之泊如耳兼勤女紅伴夫子讀每至夜分不
倦李公亦甚重宜人誼益加勉朱公每從夜飲歸聞讀書
聲兼窺其女之篝燈刺繡不輟手愈嘉歎援制得請鄉君
資歲餼以佐弗給自是家計亦稍稍裕生子二李公始携
宜人歸奉繼姑侯恭人罔間定省禮倍甘清苦躬治絰績
無異初終也李公有二弟封公遺產悉讓弟無所取宜人
調和力居多焉宜人以貴胄女性純孝柔順勤朴會無異

單寒卽求之公族亦不數數見也行年二十有九以疾卒
葬于竹林湖祖塋後山宜人卒後之四年李公方舉進士
第先是李公以農部員外郎贈宜人及任副憲例應贈恭
人李公以身若妻荷錫三章而生父母未榮一命中闕如
爲疏請移贈生父母報曰可抑成宜人志也宜人人生某年
月日卒某年月日生子長某次某並附諸誌而繫以銘銘
曰唯彼貞良幽宅是安雨湖之濱秀聚而完封植從約非
美厥觀本焉斯培支也云繁

王文學爾錫先生墓誌銘

盧紘元度

蕪州志

卷之十六

墓誌

六

王氏于蕪爲望族數百年間甲第隆起蟬聯不絕也其在
明隆萬時水部郎正齋公特以治績聞晉滇南廣南郡守
是生陪京虎賁衛幕秉吾公秉吾公生文學文學諱允隆
字爾錫生癸巳年甫成童補蕪庠博士弟子以能文有聲
屢試輒高等鄉闈凡七試幾售復擲者再自食餼廩一時
曹偶多見推終以落落不遇爲憾天啓末以例貢應得補
邵邑丞佐員不屑就仍赴省試者三至庚辰冬以疾卒時
年四十有八大志未竟惜也方秉吾公之生文學也得頗
艱然性嚴峻不事姑息居恒訓導自進退威儀以至應對

賓客秩秩有紀朝夕習于庭不中度譴訶輒隨以故文學雖生長貴介恂恂若處子選言而出擇地而蹈自師淑外無妄交中年始聯郡知名士爲社相砥厲學大進王氏之先世以尚書名家自侍御長石公以麟經售文學亦治麟經著有鶴枝館歷試草蓼堂詠及淡社初編制舉書外又著有金剛經解及梓感應篇以行生平凜凜惟先訓是程無愆尺寸居兩喪尤有禮母馮孺人大司寇午山公從女元配李孺人憲副鑑池公次女生子四長志溥次卜年又次宗元又次士濟皆諸生生女三許聘皆名族孫三晉凱

蘄州志

卷之六

墓誌

十九

咸亨乃志溥生履泰乃士濟生蘄郡之罹寇難也文學先四年而卒殯于堂遂及燬李孺人暨志溥士濟獲免卜年宗元歿于寇時家僮某暨僧克凡者于殘礫中收其殖殮而藏之李孺人暨二子脫難後易以棺移殯鄰莊閱九年歲在辛卯始葬于西鄉圓峯山之麓蔡家橋先人墓左之數武又十七年志溥以紱于文學爲世交悉其素履命弟士濟持書來告云先府君葬雖有年而藏地片石尚鮮一字之識無以示來茲乞爲之銘垂諸永久二子方不憚千里數言是徵可謂不替孝思矣爰爲作誌並系以銘曰有

峯圓兮鬱其崔嵬有流長兮如帶潌洞藏貞宅兮崛起崇
咳本太原兮世德之培惟文學兮生挺楨材既全歸兮令
譽無隕安斯褻兮蕭然墓臺華表高兮靈鶴翔來松與楸
兮孝子顧哀累千禩兮榮葉斯胚

王雲峯先生墓碑銘

王游遷居之祖
康熙戊寅年撰

顧昌

謹按王氏誌曰吾先祖雲峯公初居珠峯山下有田數百
畝桑麻掩映世守耕讀公生而穎異剛果有識斷詩書寓
目成誦應童子試刺史蕭公拔爲冠軍後棄制舉潛心詩
史以山水自娛嘗遊圓峯陟鷹嶺見山勢迴曲曰此可卜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墓誌

九十
至百

居距山二里許有窩曰吾家澥澥者四面山環形若仰盂
中有腴田數千畝春水時漲則隴畔成河故澥名之世傳
此宅背己向亥前列虎峯居者多不獲吉吾祖曰吾何畏
乎遂與妣陳孺人遷居焉未十年而生吾曾祖父輩兄季
五人曾祖父輩生吾王父輩兄弟十四人入黌宮者五人
至先父輩兄弟三十人貢監入泮一十四人至鳳輩兄弟
七十人或補博士員或登成均或食廩餼而習制硯者三
十餘人至余子姪輩八膠庠者亦五人此莫非祖澤之遺
也妣陳孺人治家嚴肅有法年逮期頤孫男百餘人莫不

凜凜遵爲矩範居側有小山另出自峯頭蜿蜒而下狀若
虺蛇吾祖自卜生基囑吾曾祖西溪公等曰吾歿後葬此
必獲吉厥後陳孺人歿吾高祖繼歿遂遵遺命合葬于茲
兵燹之餘未丐一言誌其墓明末立短碑歲久剝落今始
議修短垣圍護重豎碑以表其墓云顧生日嗟乎孝德之
于人大矣哉匪特其親必及其祖匪特其祖又推其祖之
所自出以言孝也况近在五世之內云乎哉王氏蘄之望
族人以地稱皆曰王泮吾不察其所自來及覽九來家乘
乃知雲峯遺澤匪惟未墜迨將卜世滋大焉僉謀修墓爰

蘄州志

卷之十六

墓誌

九十五
一百

爲之銘銘曰太原巨姓復有瑯琊遙遙華胄未及其他乃
有吾蘄鷹嶺之下厥字雲峯厥居以化負性剛果秉姿穎
奇目之所卜曰必在茲生則胥宇沒而合墓子孫繩繩永
瞻永顧

蘄州新修麟山書院記

陳浩
學院
昌平

聖天子稽古右文振興學校書院之設徧於直省自大都以至
山陬海澨良有司以次修舉者靡弗羣萃州處陶冶而成
之作人造士之盛自古所未也胡北東南文物所聚在省
會者有江漢書院其在列郡州縣者若晴川峒山蘭臺龍
山鹿門龍泉彬彬郁郁不可勝紀而蘄州之麟山爲尤著
時惟刺史檢亭錢君因舊址而新之創率士民謀及經久
羣力畢集合新舊田之以穀種數計者四十石有奇歲收
其入擇紳士之賢者籍掌之師儒廩祿惟厚生徒膳膏之

蘄州志

卷之十六

記

一百一

給視常有加復以其羨周寒士及州人之與賓興而艱於
資斧者先是太學生向樞開石鼓河田以凡數年而規制

始脩課試有程出納有經咸可爲後來者法而於政事之
暇時至講堂與諸生考經義陳古訓第其高等而加禮貌
焉愛士之誠其勤若此刺史其賢矣哉夫刺史之所以拳
拳而爲是者豈惟是衣冠典冊之盛侈爲觀美而已將以
助流教化樂育人才垂嘉惠於無窮也學者幸生

聖明之世良師友敬業樂羣相觀而善不可不厚自期許以無
負賢刺史之望而後之繼錢君而來者尚其無廢前人之

法因已然者而益大其緒則美成在久所謂濟濟多士生
此土國者將爲蘄之人歌詠之矣

蘄州志

卷之十六

記

一百二

藏書室銘

并序

盧紘

紘先君性嗜書兼好藏書心有所慕不惜重貲購之幾至盈室悉以授紘紘踵先志益廣購求視所授爲更倍并藏之雋石居中先君亦時時偃息于此居圖書隨意披玩若將以終老也癸未之難家君不幸罹之居室灰燼藏書亦且爲殉矣余惟先君是悼斯于書不暇念是時以計偕過真州聞難而返尚携去書一篋計十數種尤有先君手錄古文簡畧數帙并方書一小冊載以歸每展視輒涕泗交橫伊嗚不禁也自是余避難山中每

蘄州志

卷之六

銘

一百三

擔負自隨惟恐或失乙酉春適爲兵亂所窘倉卒覓小舟入湖中時值大雨狼狽登岸挈妻子赴蘇家山囑家僮卽負書籠隨後行不數武兵突至家僮舍書携食物數種疾趨余亟詢答曰書不如食物爲切要寧去彼取此問書所在曰兵入舟時破籠見書憤怒甚盡投之水矣余聞慟哭欲絕旣失先君手澤而自分相隨險難者數年一旦失去或亦書緣宜絕耶遂不復有讀書志惟日與傭伍混迹山藪間戊子冬遵功令蹇步至京師止從稚子昭初覓集註二冊載去途次聊一展視回事

者見輒笑曰吾以子別有私

姑銜之莫應逮後令新甫日從學士大夫

收葺遺書數年間頗得十餘種然終苦無貲故不能多得既遷西粵勢不能携去過故里盡以付昭初且囑當于深山營一密室藏之先世之志賴子以成慎無忽易昭爾父囊轍也既命為藏書之室并以銘行之銘曰

家世食貧惟書是藏讀以代耕瞻為資糧先君嘗篤寢食斯忘貽我子孫冀嗣厥香云胡多難身與患俱秦灰既燼草鞠其廬收葺殘缺險阻支吾若或忘之投諸江湖好晚已矣已殄茲緣甘入山莽永以終焉迺至新甫忝竊微員見獵而喜如火欲燃經營累載數篋之存將釋而去惟是奔爰囑孺子歸藏坵園成茲先志允宜後昆

